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12
1957

電影戲劇專輯



香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廣東省、廣州市各界聲援
台灣同胞愛國行動

㊀廣東省、廣州市各界人士對台灣同胞爲抗議駐台灣美軍當局釋放槍殺中國人劉自然的美軍士兵而展開的愛國行動，紛紛集會聲援，表示堅决支持，並抗議美軍屠殺台灣同胞的暴行。因此政協廣東省委員會於五月二十七日邀請各民主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聲援台灣同胞愛國行動。起立講話者爲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代表林鏘雲。

㊁廣東省、廣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於五月二十七日集會，聲援台灣同胞的愛國行動。起立講話者爲市僑聯會副主任曹集（美洲歸僑）。

㊂台灣民主同盟廣州市支部，五月二十七日舉行聲援台灣同胞愛國行動座談會。左立講話者爲丘琳教授（已故台灣抗日志士丘逢甲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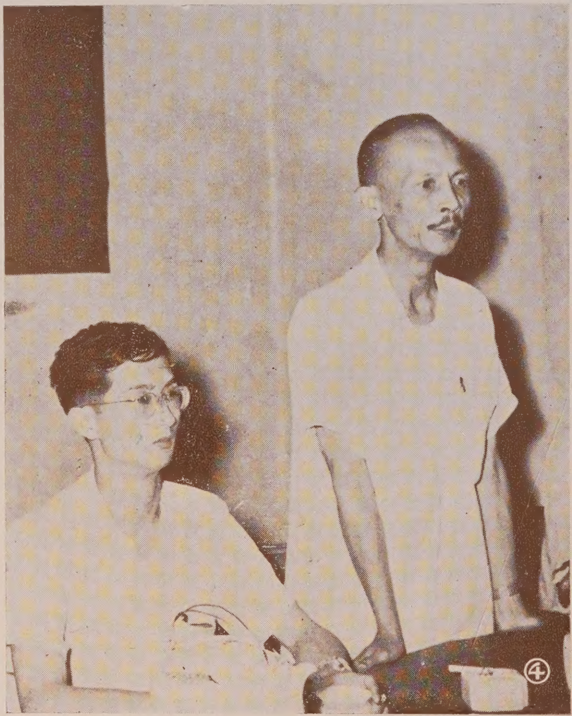
㊃廣州市化工廠總工程師陳文瀾（高雄人）在台灣民主同盟廣州市支部聲援台灣同胞愛國行動座談會上講話。在坐者爲台灣民主同盟廣州市支部主任委員林東海。



①


②


③


④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鄉土

12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西營盤水街荔安里廿一號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每册零售港幣六角
定閱處：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本刊已依法在香港政府註册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第十二期要目

封面：秋翁遇仙記

海外歸僑抗議美軍在台暴行

廣東和廣州的歸國華僑、僑眷，五月廿七日再次集會，抗議美軍在台灣殺害劉自然，嚴正提出：「必須嚴懲兇手！」「美軍滾出台灣！」「蔣介石集團立即停止賣國行動！」等呼籲，並對在台灣受害的死者和死難家屬致哀慰問。廣東省和廣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並聯名通電聲援台灣同胞反抗美軍暴行的正義鬥爭！

兩次集會，廣東省和廣州的知名華僑領袖都有參加。廣東和廣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主任、泰國歸僑蟻美厚今天憤怒地說：美軍殺害劉自然的血腥罪行，我國同胞是不能容忍的。台灣同胞反抗美軍這種暴行是民族正氣的表現，說明台灣同胞不可侮辱，祖國是支援他們的正義鬥爭的。

印尼歸僑廣東和廣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任王源興說，通過這次事件，海外華僑更清楚認識蔣介石集團的極端不愛國表現，他們不僅沒有把美國殺人犯抓起來法辦，反而因此事撤換了高級官員，奴顏婢膝的向美國道歉。

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任方君壯對美國長期佔領台灣，迫害我台灣同胞，提出嚴正抗議。

在會上發言提抗議的還有美洲歸國華僑曹集和朱英南、馬來亞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地歸國華僑。

半月

穗宗教界人士支援台胞義舉

廣州市宗教界人士上月卅一日在基督教女青年會集會，支援台灣同胞反對美軍暴行的愛國行動。他們對美軍的殺害劉自然表示無比的憤怒，對台灣同胞的英勇鬥爭表示欽敬。

五十多歲的女天主教徒陳寬，氣憤地說：台灣是我國的領土，美國強佔了我們的台灣，還窮兇惡極地殺害我們的同胞，我們一定要把美軍驅逐出去。

廣州市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林錦如說：這次美軍殺害劉自然，是美國在中國千萬件暴行中的一件。現在台灣對美國仍存有幻想的基督教徒，今天應該認清它的眞面目了。

廣州市天主教教友愛國會副主任馮國剛、廣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王以敦、廣州市三元宮道教長鄭信文等在會上控訴了美軍的罪行，並表示堅決支持台灣同胞的愛國義舉。

首都輿論重視台灣愛國示威

有關台灣同胞反美愛國消息，首都各報先後以最大篇幅刊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談話都登在第一版，大多數報紙用作頭條，各報對台灣同胞愛國行動熱烈讚揚。

人民日報第一版頭條通欄標題是「把美國侵略者趕出台灣去，爲和平統一偉大祖國而鬥爭」。該報並著社論，號召台灣一切愛國力量團結起來。社論中說：「台灣的一切愛國人士們是決不會向美國侵略者低頭的，他們越來越覺悟到除了起來同美國侵略者進行鬥爭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可以使他們避免被美國侵略者任意虐殺奴役的命運。」

中國青年報頭條標題是：「有血氣有正義不愧爲黃帝子孫，台北學生怒搗美國新聞處，愛國反美全台青年大示威。」

大公報頭條二條新聞都是聲援台灣同胞愛國義舉的新聞。

廿五、廿六兩天，北京大公報、光明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分別發表社論，抗議美軍在台灣的暴行。大公報以「怒火高燃」爲題的社論說：「舉目東望，大海滔滔，我們隔着台灣海峽，聽見了台灣同胞的呼聲和吶喊。我們痛恨美國侵略者，我們向台灣同胞致以親切的慰問，堅決聲援台灣同胞的鬥爭！」

光明日報的社論說，台北爆發的反美愛國大示威表現了中國人民不可磨滅的民族正義和同仇敵愾。

台灣報紙透露洶湧民憤未平

台灣各報自從二十七日刊出啓事，說明不能再刊登讀者投書後，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的各報大大減小了與此次反美大示威有關的新聞與評述，人們可以相信，台灣的報紙已受到更嚴緊的管制。

引人重視的是台中市的「民聲日報」與花蓮市的「更生報」，三十日刊出內容相同的社論，題爲「乘勢爲弭患之本」，文內透露了台灣當前的民情。

這篇社論一開始就說，五日廿四日的事件，「到今天雖已屆滿一週，人們的情緒上所感受的刺激，尙在餘波蕩漾，並未能即時歸於平復。」

該報說：「大家對於雷諾爾案的不公允的判決，仍不免耿耿於懷。」

社論說：「事實上，以當天的情勢來看，在開始只不過一部分愛國人民激於義憤」，「表示極端的不滿」；「及至演變在陽明山一帶發生對美國人的汽車擲石子情事，完全是不成其爲規模的擧動；其後，劉自然的寡妻在美國大使館前靜坐抗議，這時候，逐漸聚集許多同情的民衆，有的對劉妻予以慰問，有的也不過在憤慨地咒罵，最後居然擴大有如狂風暴雨的情勢。」

社論說：警察的開槍，對於本來已經在激怒中的羣衆，「猶之如火上潑油」、「愈燒愈烈」。

社論也說到了台北的處境。社論說「台北是一個擁有七十萬人口的都市」，「一個不小心，就有發生意外的危險」；「要確保此時此地的治安，或是應付非常之變，決不可用舊方法，舊腦筋；一定要認淸時代，隨機應變。」

澄海陽江分設兩間大型糖廠

廣東省又在籌建兩間大型糖廠，兩廠分設在陽江、澄海，每天各榨蔗二千噸，年各產糖四萬多噸，規模僅次於已動工的北街糖廠，而與將在今冬明春投入生產的南海、中山兩糖廠規模相同。

陽江、澄海兩糖廠將是我國首批自己設計、自己

製造全部機器的大型糖廠。在這以前，南海、中山兩廠還須向國外定製部分動力設備。

陽江糖廠次季即動工興建，設計和施工圖紙正在趕製中；澄海糖廠也已開始踏勘廠址。

廣東已有的大型糖廠全部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兩新廠是粵西、粵東兩地區的第一間大糖廠。

鄉情

閩江鐵橋建成 年底修到莪洋

南平——福州鐵路上的關鍵工程——橫跨閩江的大鐵橋，在五月十八日全部建成。

這座四八〇多公尺長的大鐵橋是鷹廈鐵路和南福鐵路上最大的橋樑工程。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的戰士們曾經戰勝了南方兩個雨季洪水期的各項施工困難，爲南福鐵路繼續向前鋪軌造成了有利條件。

今年年底，這條鐵路將修通到距離南平約七十公里的莪洋車站。莪洋是閩江幹流上的一個重要碼頭，南福鐵路通到這裏後，就可以和閩江幹流的夜航航道和通向古田山區一帶的公路相啣接，形成一道水陸運輸線。

新豐江上進行建設大水電站

在我國廣東省珠江流域東江水系的一大支流——新豐江上，將要出現一個大型的水力發電站。這個水電站的初部設計工作，目前正在緊張地進行着。

新豐江水電站距廣州贛南礦區約二百公里。這個水電站建成後，將投入廣州贛南電力系統，成爲我國南方一個以水電爲中心的電力網，新豐江水電站將成爲這個電力網中的主導電站，它的容量比正在建設中的贛南上猶水電站約大三倍，比粵北流溪河水電站約大四倍半。

這個水電站的設計工作，是由電力工業部廣州水電設計院負責進行的。

潮瓊漢大劇團震撼京戲曲界

載譽東南亞各地，第一次赴京會報演出的廣東省潮、瓊、漢劇團，自四月廿八日到京後，先後演出了卅多場，備受觀衆歡迎。五月十五日，這三個劇種還到懷仁堂爲國家領導人聯合演出了精彩節目。毛主席、劉委員長、周總理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等都到場觀看，並且在演出後接見了演員。

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戲曲研究院和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在廿九日邀集了首都戲劇界人士爲他們舉行座談會，出席有田漢、陽翰笙、張庚、羅合好、黄芝崗、李嘯倉等。會上一致認爲這三個劇種保留了較豐富的戲曲遺產，並有所發揚。田漢說：他們的演出給了北京觀衆很好的藝術享受。

赤坎創辦中學先收華僑子弟

開平消息：開平縣僑聯會發起籌辦僑聯中學，這是五月二十六日該會在赤坎僑聯會辦事處召開僑聯第二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的。會上推選，聘請歸僑與熱心教育人士鄧世懋、周振法、甄立堯等五十二人爲籌備委員，成立僑聯中學籌備委員會，進行籌備工作。僑聯中學校址，將設在赤坎，優先招收華僑子弟入學。詳細章程及招生事宜，該校籌委會將在六月中旬召開會議具體研究決定。

雲南玉溪建成機械化複烤廠

雲南省在玉溪興建的第一間機械化複烤廠，廠房建築工程已在今年三月完工，目前正在加緊安裝機器，爭取十月間可以投入生產。

玉溪是著名的雲南烤菸主要產地，過去因爲沒有新式的複烤設備，烤菸都要運到上海複烤，途中有些要霉爛損失。現在這間機械化的複烤廠投入生產以後，雲南出產的烤菸都可就近進行複烤。

今年應考僑生將有兩次機會

「歸國華僑學生投考中等學校招生委員會」已在廣州成立。今年回國及原在廣州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的華僑學生，均參加這個會舉辦的統一招生考試，回國報考高等學校的華僑學生也由該會接待及代辦一切報考手續，現在集美、北京兩地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的華僑學生由兩校代考分送入學。

今年回國投考中等學校的華僑學生將有兩次考試機會，第一次考試時間六月廿四日、廿五日，第二次考試在八月五日、六日舉行，第一次考試成績不及格未予錄取的，可再參加第二次考試，兩次考試都不及格的，將根據考試成績降級錄取，成績太差不能降級錄取的，有補習條件的亦將派送往廣州、北京、集美三地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補習，這是該會爲照顧華僑學生採取有別於國內學生考試的特殊措施。

今年被錄取的華僑學生，將由招生委員會根據實際情況，參照考生志願，分送往北京、天津、保定、唐山、濟南、青島、廣州、汕頭、佛山、南寧、桂林、長沙、南昌、武漢、杭州、上海、南京、蘇州、無錫、重慶、成都、集美等地中學校。

印星各地歸僑八百餘人抵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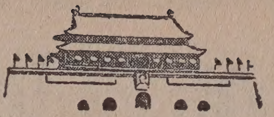
乘芝萬宜輪回國的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亞等地歸國華僑八百五十五人，五月廿八日深夜十二時由深圳乘廣深鐵路專車到達廣州。這批歸僑中有回國升學的華僑學生一百零五人。歸僑除大部份將返原籍外，有數十人準備到國內各地觀光。

印尼華僑黄和涼從印尼護送其先父靈柩返國亦於是晚安抵廣州，那副要十六人抬的棺材將由鐵路運返福建原籍安葬。



北京雜談

夏夢



我以前雖然沒到過北京，可是北京在我腦子裏却並不生疏，它那宏偉的宮殿建築，它那民族的、濃厚的文化空氣，不知怎麼早就像是我親身感受過似的那樣親切。

親切雖然親切，到底耳聞不如眼見，心裏一直嚮往着幾時才能眞的上北京去一趟，讓我親眼看一看天安門的雄姿，讓我暢快的呼吸一下北京的空氣，讓我親手摸一摸頤和園門前嫵媚的銅獅子，讓我這個，讓我那個，數起來太多了，半天也數不完。

這一切都實現了，一點也不含糊，在北京我親身感受的，不僅是與理想完全「對辦」；看得見，摸得着的北京比想像中的不知要豐富多少倍。我越玩越起勁，越吃越好吃，越住越不想回來。原定祗住一個星期就走的，結果一拖二拖住了一個月，臨走還像是剛剛住出味道來地那樣感覺新鮮，捨不得走。火車開了，我一直從車窗裏目送着這座文化古城，直到火車出了城，轉了灣，脖子扭得發酸疼了，才靠在沙發上發愣。

「怎麼啦，小姑娘？」（註：在北京朋友都這樣叫我「小姑娘」）同行的朋友笑咪咪地問我，我吃了一驚才醒過來，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

「有點捨不得，是不是？」我答不出來，大家沉默了半響，他接着又說「其實我們現在是往南走，回家去，可是在感情上倒像是離家遠行似的，你有沒有這感覺？」被他一句話刺中了心境，眼睛裏覺得癢忽忽地，不對，車廂裏還有一位華僑太太，我趕緊把頭扭向窗外，對着窗外景色，看了不知多少時候，可是說實話什麼也沒看見。

北京到底有點什麼讓我這樣依依不捨？是那些設備完善服務週到的旅館嗎？在香港也可以找到那樣好的旅館，那樣厚的地氈，那樣好的旅館夥計呀！只不過在香港你必須小賬給得多，有「錢」才能使得鬼推車。在國內第一你不能把他們當茶房、夥計，他們是服務員，你不必給小賬，應當說你不應當再想着給小賬，他們不是爲了貪圖小賬才爲你服務，這是他們的工作、職責，是自發地服務週到。事情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差不多，可是在骨子裏完全不同，我也想不出怎麼說好，只覺得在香港如果有人待我好，我必須馬上還報，表示得晚了人家會說你不懂規矩，還報了之後這筆人情算是淸了，心上也就不再對他負什麼債似的那樣老是過意不去；可是在國內不同，這次所遇到的都是些不容我還報的幫助或給予；比方說有一位朋友太太常常陪我去買東西遊地方，這種事在香港不算什麼，因爲有些家庭婦女實際上並不負担家務工作，一天到晚都閑着，買東西在她也是一種樂事，可是在北京人人都有工作，她這樣抽時間出來陪我，等於是我剝奪了她的工作時間，每次我總想請她吃頓飯，可是每次都是被她搶着付了賬，弄到後來我只好一進飯館就偸偸地把錢交在櫃台上，這樣總算讓我回請了她一次。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心上總還是覺得對許多朋友負着債，老打算怎麼償了才好，買一件東西送給一個對你有過幫助的朋友，淸了這筆賬是很容易辦到的事，我們習慣於這種廉價的「禮尙往來」，可是到了那個環境做人就不能那樣淺薄了，人家待你好並不想在你身上打什麼主意，這倒像中國古人說過的兩句老話「施恩莫望報，受施愼勿忘」。我從前總覺得這兩句話有點矛盾，一個不要一個非給他不可，這事兒怎麼有？可是這一次我得到了解答：人家幫你的忙，並不是冲着你個人，人家是把你當成社會的一份子，幫助你等於幫助社會，那你又何必一定要把朋友當成個人去回報他呢？你也把他當成社會的一份子，只要你對得起社會，作點有益於社會的事，不就是等於報答了他嗎？這些老生常談，我從小聽得多了，什麼「人人爲我，我爲人人」呀，什麼「助人爲快樂之本」呀，可是那些都只是寫在紙上貼在牆上的空話，只有在國內你才會在生活中，在行動上體會到這些大道理的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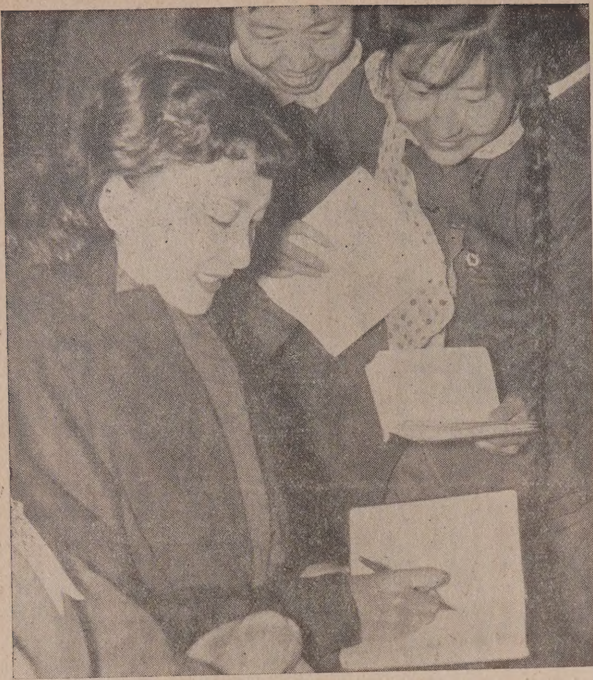
說得太遠了，拉回來再說說北京還有些什麼拉住我讓我依依不捨地不肯離開？對了，在北京你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戲曲，現在的說法叫「劇種」，我看過筱白玉霜的「杜十娘」，也看過魏喜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曲藝）；看過譚富英的「烏盆計」，也看過話劇「虎符」，這是一種新的舞台形式創作，話劇而配以鑼鼓，動作都有了板眼，多般是



夏夢在米高峰前說出獲獎的興奮和感激

舞蹈動作，如果你沒看過大概很難想像得出；還看了一次河南梆子劇名叫「司馬毛告狀」，寫一個讀書人，被人害的家破人亡，他有寃無處訴，寫了幾張狀紙，一把火連自己帶房子，帶狀子都燒了，天上玉皇大帝接到了狀子大爲緊張，於是叫來了閻羅王、火判官、土地等十幾位「天神」，大家你推我，我推你地推責任，結果官官相護，不了了之，把司馬毛的陰魂趕出了南天門算了，司馬毛除了在天宮逐個的駡了他們一頓之外，在南天門外對着天宮吐了一口不齒的口沫，下幕。這創作多大胆，控訴得多强烈，我看了之後，才知道爲什麼在國內那樣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是幹電影的，戲曲與我們的關係太密切了，能够在一個城市裏，同時看到這許多劇種，叫人怎麼不留戀？

此外北京的吃，也必須提一提。什麼烤肉苑的羊肉，全聚德、便宜坊的烤鴨，那都是人所共知的地方不多說了；其實好吃的東西多了！我說出來老北京一聽心裏就明白了，沒有到過北京的朋友我要向你們特別介紹一下，這也是我自發的服務，並不想你們回報我，也不想下次再去光顧那些飯館時給我什麼優待。



北京的青少年觀衆們爭請夏夢題字留念

第一家小館叫「灶溫」在從前隆福寺，現稱西單商場的前門對面，那兒的青油餅，一毫錢一個是撮麵條盤在一起烙成了餅，咬在咀裏一絲一絲，又香又脆，眞好吃。這地方從前專賣炸醬麵，現在也有炒菜了，很多大館子吃不到的東西它那兒倒有。說到這裏我必須把我的一點實際經驗介紹給大家。北京的星期天到處都是人，尤其是飯館子，排隊要排上幾十號，實在吃飯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打算星期天吃吃館子，看一場戲的話，你最好早點先去飯館拿登記號碼，輪到你總得半小時，一小時，吃完了搭車，無論是電車，共公汽車，都是擠滿了人的，也得排隊，到了電影院票子也要排隊，星期天的票子最好先一兩天買好，不然很可能客滿白跑一趟。說着說着又離了題。

第二家小館子叫「榮根香」吃蒸鷄，原湯半隻鷄蒸一大碗，味道眞是好極了，可是也得早去，晚了，四五十隻鷄一會兒就賣完了，有人說在國內吃不着好東西，或不够吃的，那是因爲吃好東西的人多了，一個只準備一家人吃飯的廚房，一下子來了幾十人，叫他怎麼供應得及，這樣淺顯的道理我相信任何人都很明白的。以上所舉兩家小館子，都是價廉物美而且比較人少的地方，兩三人吃一頓飯只要三四塊錢，包你滿意。

另外一個地方叫「康樂」在新開路，地方比前兩家還小，一間十尺見方的小房間，一張圓枱，兩張方桌，一共只能供應三伙人吃，人多要坐圓桌必須預定，菜燒得好極了，一味炒蟮背，吃在咀裏脆得像爆肚，眞奇怪不知他們怎麼炒的，菜的花樣多了，說也說不完。總之這地方絕不會叫你失望，那怕是吃一碗過橋麵，也一定能使你滿意。

最著名的一家要算譚家菜了，在西單商場對門，恩承居裏面，也要預定，大師傅據說從前是「御厨」，每樣菜都有講究，我吃了兩次，魚翅作得果然不凡，還有一種鷄看上去像是脆皮鷄，誰知道只是一層鷄皮，裏面的肉剝出來切碎了又裝進去的，既沒有骨頭，又嫩，而看樣子還是一隻整鷄。其他的菜，一桌上總有四五味我從來沒吃過的，只是價錢很可觀，一整桌要一百二十元，人少可以吃半桌，一天祇賣一桌或兩桌，多了不接。他們不願意粗製濫造，現在一切都要講保證質量，飯館也一樣沒有例外。各式各樣飯館多得說不盡，像市場裏的奶油粟子粉，稻香村的油酥棗泥餅，攤上的糖葫蘆、莞豆黃，樣樣都有它獨特的風味。就這樣，日吃夜吃，回來一磅體重增加了三磅。



夏夢在得獎片「絕代佳人」中的表演

說了半天都是些閑話，要想說明祖國的興盛氣象，祇怪我這枝筆太不靈，無法形容其萬一，總之還是那句話，耳聞不如眼見，最好親自回去看一看，你就明白了。華僑回國，處處都有人接待，不必躭心會不會有什麼麻煩，或者言語不通，這一點我是過來人，因爲這一次我們是華僑服務社接待的，週到極了。嘸羅一段，可請中國旅行社代辦，他們會使你感到種種方便，一點麻煩也沒有。

寫不出大文章，拉拉什什，寫了這些雜感，不知道讀者們喜歡不喜歡？

憶周璇

余思鳳

幾天前在報上讀到一段上海消息，知道一病七年的名演員周璇已經恢復了健康，即將告別醫院，或許不久之後，還可以向影圈復員了。這個消息對於關心周璇，喜愛周璇的觀衆和朋友們說來，該是多麽値得安慰與歡愉。無怪許多接近影界的朋友，這幾天聽來聽去，都在把這件事情談論着。

「金嗓子」再展歌喉了

上月廿一日上午，深受電影觀衆關懷的周璇，在她的朋友黃晨家裏，接受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錄音訪問，並爲她廣大的聽衆歌唱了她二十年前在著名影片「馬路天使」中所演唱過的主題曲「四季歌」，同月廿六、廿七兩晚，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把這一囘的錄音連續播送，讓遠近無量數新舊聽衆，都有機會聽到周璇那甜潤不變的歌喉。在香港，據我個人所知道的，當晚便有許多位周璇的舊好新知，把收聽廣東、廣州兩個人民廣播電台分別轉播訪問周璇的錄音報導列爲極其重要的節目，依時依候，推却別的約會、文娛，或甚至擱下工作，坐到收音機前去等候。有些朋友事前弄不淸播送時間，失去聽唱機會，結果像影星陳琦等，都會爲此而惆悵不已。可見朋友們都在如何熱切的關懷周璇，盼待她的再起。

播送這個節目之前，周璇未唱歌先給聽衆講話。她說：「親愛的聽衆們，親愛的朋友們，你們好啊！謝謝你們的關心。我現在病好了，就快出院了。以後，我還要好好地拍電影，還要唱歌給你們聽。請諸位多多指敎。」談話的詞句非常簡短，但包括的內容却非常美滿富足。周璇的觀衆和朋友從這簡短的談話中，已經得償一切多時來存在心裏的願望，他們所希望於周璇者，事實上也就是：快點康復，出院，重新囘到銀幕上來，給他們唱歌，演戲。

人間溫暖降伏了病魔

報上還有一個報道，說周璇在唱歌時，態度安詳、平靜，久別重逢的播音器，在她看來好像並不生疏。在一曲終了的時候，她愉快地和她的鋼琴伴奏者——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緊緊地握手，並向她道謝。

我們讀到報道文字中這樣描寫，彷彿置身現場，看見這一生動而親切的場景。不錯，精神病魔困擾周璇那麽悠久，如今，周璇是眞正擺脫了病魔，從魔掌中解放出來了。近時來，聽說周璇常常到吳茵、黃宗英、白楊諸友家裏作客，前週星期六和星期天，她還在朋友們的陪同下，出門遊玩和電髮。電髮囘來，周璇對着鏡子，左右端詳，還稚氣地問黃宗英：「你說，我還像個演員嗎？」她經常把黃宗英、吳茵幾個朋友稱爲姊姊，情形非常親熱，事實上，這幾位朋友對周璇的關懷照顧，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宛如同胞姊妹一般。

有耳福的人，聽到周璇遙遠的播音，好像久別重逢，人人有歡愉之色，這一囘聽不到播音的，也從囘憶中搜尋舊日聽唱的印象。彷彿聽見她唱：

春季到來綠滿窗，大姑娘窗下綉鴛鴦，忽然一陣無情棒，打的鴛鴦各一方；

夏季到來柳絲長，大姑娘漂泊到長江，江南江北風光好，怎及青紗起高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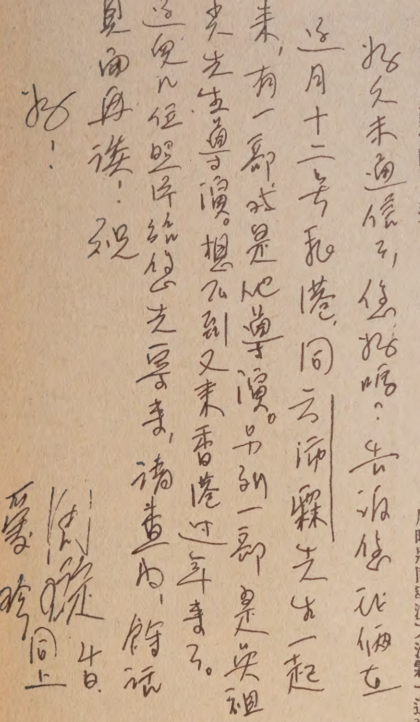
秋季到來荷花香，大姑娘夜夜夢家鄉，醒來不見爹娘面，只剩窗前明月光；

多季到來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血肉築出長城長，儂願做當年的小孟姜。……

「馬路天使」給帶來的榮譽

歌聲是起自解放以前若干優秀影片之一的「馬路天使」中間的，「馬路天使」不是周璇演的第一部戲，「四季歌」也不是周璇唱的第一首歌，但是由於選擇的題材佳，演唱的技術好，「四季歌」流行之後，周璇「金嗓子」的歌名才更鵲噪，而，「馬路天使」出現之後，周璇演戲的才能才眞正地被大衆所承認，立即打下了鞏固的基礎。當時和「四季歌」同受廣大聽衆歡迎的，另外有一支「天涯歌女」，可以說都是「馬路天使」的主題曲。看過影片中小歌女和小喇叭那段漬透着現實生活血淚的悲歡離合的戀史，人們從此忘却不了周璇，因之也不忘周璇在片中所唱這兩支名歌。

和周璇隔別忽忽八年了，和她初見時的一握，計算起來也已逾十年。當時她在香港大中華公司拍戲，是在上海先後演過「馬路天使」、「西厢記」、「漁家女」……等片，藝名紅遍天涯海角之後。由於業務上有不少的接觸，我們不久就混熟了，周璇在香港數年中，也曾囘過上海兩三次，每次我們都有信件往還。


[illegible]久未通信了，您好嗎：告訴您我倆在這月十二号飛港，同方沛霖先生一起來，有一部戲是他導演，另外一部是吳祖光先生導演。想不到又來香港過年來了，請[illegible]。[illegible]見面再談。祝好！
周璇 4日 [illegible]同上

周璇所寫的一封信

飛機失事的小插曲

有一回，我接到她的一封信，報告她定期由滬飛港，屆時將同導演方沛霖一道來。（參見本文插圖之一）

數天後，我在香港大酒店喝下午茶，忽然傳來一個消息：由滬飛港的客機失事，方沛霖遇難了。聽到這消息，把我嚇得什麽似地，周璇的來信，不是明明白白說她同方沛霖一道來嗎？那末，周璇無恙？我立刻跑去打聽，幸好結果證實了周璇臨時改期，不搭這一班飛機。

不久之後，周璇的女秘書朱愛珍女士會給我一封比較詳細的來信，其中有一段談到方沛霖之死，她說：「方沛霖的遭難，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事，這

一回我倆（指她和周璇——筆者註）雖幸而不曾一道飛來，免罹此難，但想起方先生之死是影壇一個損失，又大家彼此共事多年，總不免非常難過。這幾天周璇正在預備爲他開歌唱會，演平劇，籌募基金供他子女作教育費。平時她不喜歡參加這類事情，這次出於自願，也總算對得起九泉之下的方先生吧。」



周璇近影：她傍着黃宗英對鏡理裝

若不是新社會誕生……

看了這封信，知道周璇是如何篤於友誼，又如何熱心於爲朋友服務。朱女士信中，另一件事情，是報告周璇在滬的日常生活概况，她說：「此次周璇返滬，預備休息一個時期。雖然各家公司皆相繼請她拍戲，她因永華訂約在先，都一一謝絕了。不拍戲生活也就有規律：早上七時起身，梳洗畢，做二十分鐘早操，再閱報。其餘時間練練琴，唱唱歌，飯後看看書。有好的電影非看不可，看後就同朋友討論別人的演技，這樣，相信對她能增益不少。晚上，她九時左右就睡了。」大抵那時候周璇還沒有受到某些不良外力太大的騷擾，她的生活還是寧平靜、寧有規律的。不但生活規律化，當時對工作所抱持的態度也非常認眞。朱女士信中說：「『仙樂風飄』她不預備拍，故來港日期還未定。她覺得自己也沒有幾部戲好拍，對於劇本的選擇務須愼重，劇本不好，寧可不拍。……最近各公司曾總罷工一次，現已復工，拍片情形不詳。……」云云。她嚴肅地要求選擇劇本，但不幸「覺得自己也沒有幾部戲好拍」一言，居然成了後來的讖語。這一遭由滬返港，再由港赴滬，周璇就因爲抗擊不了某種引誘，逐漸墜入別人所擺佈的陷阱中，受盡諸般委屈、折磨，終於心靈上負了莫大創傷，造成精神瘋疾，以致往後一病七閱寒暑，迫得相當長期地跟影業絕緣，若不是時移勢改，新社會誕生，一切罪惡和一切製造罪惡的人都隨舊時代消滅，恐怕周璇此生就不易從魔掌中逃脫出來，更談不到向影壇甦生了。

最後一次的會見

周璇最後一次離港返滬的前兩天，我嘗約她在香港大酒店見過面，記得那天她穿的是一套大紅色的西裝，衣服顏色那麼鮮艷，而她面上不施脂粉，連口紅也不嘗上唇，也許她前一晚還沒有好睡，所以顯出臉色有點蒼黃，精神也彷彿有點疲𤺥，這一天我們談的很少，坐在靠近大玻璃窗下的沙發那邊，約莫半個鐘頭左右，她就匆匆辭去了。再過幾天，待看報紙，才知道她已經返滬。這一遭去了，她就不再有信來了，偶爾聽見朋友傳述，她住在枕流公寓，恐怕還是海格路那個老地方。往後因爲再沒有什麼業務上需要聯系，我跟她就完全隔絕了。

在隔別這麼多年來，初初幾年，我一直聽到的是些不幸的消息，到近幾年，才漸漸從報紙上看到有關於她一切可喜的報道，特別使人興奮的是在政府的關切照顧，朋友的親熱扶持之下，人間眞正的溫暖塡補了她過去生命的空虛，她堅不直的腰骨終於挺立起來，她撐不開的眼皮終於睜大開來，她多時被攪亂得混淆不清的腦門子終於澄清、鎭靜過來，然後她重理故業，放開金嗓子唱出甜潤的歌，然後她準備於步出醫院大門之後，緊跟着就來向久別的廣大電影觀衆作歸隊復員的報到了。以前曾使周璇燦爛煊赫的一切將重歸她的所有，以前沒有經歷過的種種光輝榮譽，也將降臨到這個才能不滅的藝人身上。凡是和她熟稔的，或不熟稔的，欣賞過她從前的演唱藝術的，或不嘗欣賞過她從前的演唱藝術的，所有一切的愛聽歌唱，愛看電影的人，相信對於周璇的即將東山再起，都會抱着無窮喜悅、無窮希望，等候她下一個更好的佳音。



周璇在一部港製影片中的表演

粵劇五大名旦

莫仲球

粵劇向來重視生旦戲，觀衆們對花旦的要求也特別高，近年來粵劇藝術日趨繁榮，一個成名的花旦，眞是要經過千錘百鍊才能奠定她的藝術地位。如果要選出今天的粵劇五大名旦，票數最多的將是：紅線女、郎筠玉、楚岫雲、譚玉眞和衞少芳。

唱腔出衆的紅線女

紅線女今年只有二十九歲，論年齡，她是五大名旦中最年輕的小妹妹，由香港回穗以後，她演過的戲不多，只演過「昭君怨」、「搜書院」、「苦鳳鶯憐」這幾齣戲，但是，只要是她主演的戲，不管在什麽地方，不管票價怎麽高，保證是場場滿座、欲罷不能。到現在，她已經成爲聞名全國的粵劇演員了。

紅線女在藝術上最大的成功，便是她唱腔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她的美妙動人的歌聲，不但廣東聽衆嗜之若狂，就是外省人聽了也要爲之喝采的。去年八月，她被邀請參加全國第一屆音樂週，她的一段「昭君出塞」的淸唱大受讚揚，不少音樂專家都認爲她的唱法「解決了戲曲歌唱上女聲『眞嗓』和『假嗓』的結合運用問題，對新音樂上關於『土唱法』和『洋唱法』的爭論提供了可以硏究的價値」。可見紅線女的演唱是有她獨到之處的。

紅線女的歌聲之所以迷人，是因爲她善於表現歌詞中人物的心情和性格。昭君的不幸和被侮辱的遭遇，及思親、愛國、怨君王的情緒是很複雜的，而她却非常有條理地通過歌聲描繪出來，訴說得如此眞切，聽衆的情懷也被深深地觸動了。在「搜書院」裏，她飾演婢女翠蓮，在她被迫去找尋風箏和張逸民相遇時那段互相傾慕的演唱，却又把一個活潑、情深、而又滿含哀怨的少女的心聲，生動地吐露出來。紅線女的唱腔還勝在音質淸秀、明亮。行腔婉轉，起承轉接都異常考究。在粵劇界中，還找不出一個女高音在演唱藝術造詣上有她那麽高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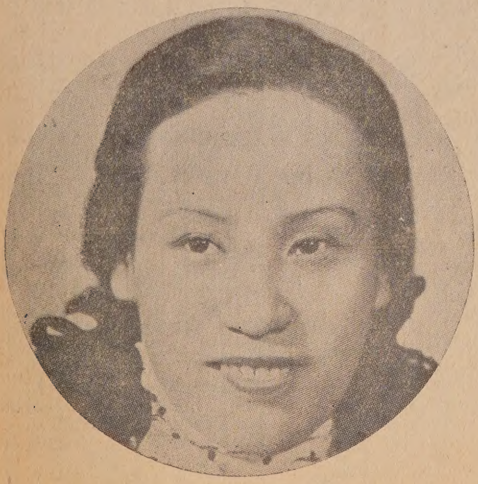
今年夏天，紅線女將應邀參加八月間在莫斯科擧行的世界靑年聯歡節，人們都在期望着她此行必然爲國增光。

戲曲傳家的郎筠玉

郎筠玉原來是滿族人，她的出身很苦，七歲開始跟父親學唱戲，十三歲開始在下鄉班當小生，抗戰時期，她因環境所逼才轉行做花旦的，她做花旦雖然是半路出家，但由於她勤學苦練，成就是有口皆碑的，好比在「賣油郎獨佔花魁」這個戲裏，她扮演的花魁女一出場就



紅線女



郎筠玉

給人一種鮮明的感覺：這不是一個普通的青樓妓女，你看她雖是飽歷風塵，但她的感情高潔，心地善良，她懂得鄙視什麼人，也懂得怎樣去愛。當她出局至深夜回房，酒醒後發覺賣油郎在旁服侍，非常感動，並勸告他以後千萬別再來這些地方。這段戲用的是中板，唱做都非常動人。

郎筠玉的戲路很廣，尤擅演青衣戲，她說自已出身苦、易哭，對這類角色有生活的感受，在珠江劇團最近上演的「烈女報夫仇」中，她扮演烈女史玉環，在第三場爲了報夫仇而殺張洪時，她在舞台上運用一個「無頭雞」（打筋斗）撲向仇人那種憤不欲生的氣概，以及第四場被審時（與羅品超的對手戲）所表現的勇敢才智，把一個嫉惡如仇的烈女的剛強個性充份刻劃出來了。

至於老角，一般正式花旦是不大愛演的，但郎筠玉却不然，在時裝戲「雷雨」裏她就演了魯媽這個角色，而且演得成功，特別在當她聽到自已的女兒四鳳所戀的那個人就是自已的兒子周萍時，她怔住了。這一刹那間的複雜感情，如果演員不是深入角色生活，是不容易表現出來的。

郎筠玉的丈夫就是名武生靚少佳，這一對藝人夫婦都是從祖父一輩起就從事戲曲工作的，眞可說是世代藝術傳家，現在，他倆又把繼承下來的衣缽傳給下一代。每天，你可以在他們家中看見郎筠玉和靚少佳敎導孩子們練習舞蹈和玩刀槍，平日除了練出手、關目、身段、扎架這些基本動作外，還經常帶孩子們出去看戲，看後讓他們發表意見，然後指導他們怎樣去表演。到現在，他們的孩子已經能够登台表演了。

「生黛玉」楚岫雲

楚岫雲也有二十多年的舞台經驗了，她原名譚耀鑾，是廣東東莞人，初學戲時，她哥哥會加反對，認爲「成人不成戲」，但這並沒有降低她學藝的熱心，十四歲那年，她就當起小劇團的正印花旦了。以前粵劇是沒有排練制度的，白天發下曲本，晚上演出時，大家「台上見」，但楚岫雲在覺先聲劇團和薛覺先合作時，她是每戲必排，而且往往因爲一場戲或一個動作而反覆排練多次，有時甚至因爲練不好而急得哭起來，可見她的學藝態度的認眞，向上心的强烈了。這種向上心鼓舞着她走向成功之路。當上海妹離開覺先聲劇團後，便由楚岫雲和薛覺先做對手戲，當時上海妹的演技是大爲觀衆讚賞的，而一般演員最怕接手做舊戲。楚岫雲起初也有點躊躇，但她不就此畏縮，她想：「爲什麼我就不能演得更好呢？」於是，她把上海妹演過的戲，逐段逐句仔細推敲，體會角色內在思想感情，加上自己的心得，結果，她在「胡不歸」一劇中獲得意外的成功，觀衆們都認爲她扮演的蘋娘和上海妹的演技各有千秋，其後，她在「暴雨殘梅」中又有更卓越的演出，從此，她在觀衆的腦海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

楚岫雲的苦情戲演得最好，這是觀衆們所公認的，她的體態生來纖弱，雖不至於弱不禁風，却有幾分像古代女性的病態美。似乎她對戲中的薄命人有着深厚的同情，她所扮演的這類角色總是有一種感人肺腑的力量，前年永光明劇團演出「偷祭瀟湘館」，她扮演的就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在「焚稿」一場，她把寶玉送給她的那條絲手帕最後丢進火盆燒毁時那種又恨又愛的絕望心情，的確是表現得細緻入微的，她對這個人物性格掌握得如此到家，怪不得人們都稱譽她是「生黛玉」了。

老練穩重的譚玉真

譚玉眞在粵劇界的資格相當老，她對人熱情、豪爽，大家都喜歡叫她「眞姐」，十二歲那年，她正式走上粵劇舞台。因爲領悟力强、嗓子好，又肯下苦功練藝，在班中的「企位」日高，從「梅香」升爲「正印」以後，有名的大老倌如薛覺先、白駒榮、廖俠懷等都和她合作過，無論演

（未完・接下頁）



楚岫雲



譚玉眞



衛少芳

青衣、花旦或是刀馬旦，她都能够勝任愉快。她飾演不同的角色，總要細心揣摩每一個人物的完整性格，「西廂記」中的崔鶯鶯是個不容易演的角色，但是在她身上，觀衆們似乎看到一個活生生的崔鶯鶯的形象，最近觀衆們看過她主演的武則天，也一致認爲她的演技是多方面發展的。

譚玉眞的唱腔也有其獨到之處，她的唱腔韻韻流利、自然，咬字準確，行家都說「譚玉眞的嗓子是越唱越圓潤了」。她自己說，她的唱腔是從新馬仔和上海妹的唱法中得到啓發，加以提練鑽研出來的，她還學過崑曲和京曲，所以她的「眞腔」的確與衆不同。她在「紅樓二尤」中飾演王熙鳳唱的那段主題曲，是越聽越有味道的。

譚玉眞是憑着她的努力、她的藝術修養獲得廣大觀衆歡迎的。人人都知道她的面形並不太美，而且還有一道掩飾不了的疤痕，這個缺陷對於花旦來說本來是一個致命傷，但是譚玉眞並不悲觀，她抱着一個信念，就是「觀衆們需要的是我的藝術，而不是我的面貌」，二三十年來，她能在藝壇中享譽不衰，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當年廖俠懷也曾說過：「大老倌成名有四種途徑：一種是相貌；一種是幸運；一種是人

被搶救回來的粵劇遺產

平明

在發掘戲曲藝術傳統聲中，有一批幾乎成了製鈕原料的有價值的古老唱片被「搶救」出來了。中國戲劇家協會廣州分會最近從河南區某小型手工業製鈕店中購回了一千多張戲曲唱片，這一批不可多得的戲曲遺產尤以粵劇最爲豐富。

這些表面上雖然破舊，但發音仍頗清晰的唱片有些還是清朝遺留到現在的，有些只能唱單面，有些是唱針從裏面轉向外面才能發出聲音來。發現這一筆遺產的老藝人盧九叔對我說，最老的唱片還是用竹筒灌音法製成的，這裏面有六十多年前名小生金山炳的唱片，金山炳遺下的最好的唱片有三張，現在已找到了「京都流沙井」和「季札掛劍」這兩張，只有「長恨」這一張還沒有發現。金山炳逝世於一九〇四年，「京都流沙井」就是他死那年灌製的，這就更加可貴了。

鄺新華首本「甘露寺訴情」、「蘇秦說六國」（與名花旦細明合唱的）、「蘇武牧羊」（戀檀）也有六十年的歷史了，這位名小武就是粵劇八和會館的創始人。想當年自從藝人李文茂起義抗清，粵劇活動幾爲清廷扼殺，戲班只能改頭換面求得生存，有一次鄺新華和名花旦勾鼻章爲清朝兩廣總督瑞麟祝母壽唱戲，因爲勾鼻章容貌與瑞麟亡妹酷肖，端麟的太夫人因憶女而硬要這位男性的勾鼻章男扮女裝做她的乾女兒，由於這種關係，鄺新華慫恿勾鼻章向瑞麟請求，取消禁演粵劇明令，並成立八和會館，這一件粵劇界的大事，「八和」中人是不會忘記的，他的唱片當然受到後輩們的珍視了。

這幾百張唱片中幾乎包括近數十年來最享盛名的大老倌們的唱曲，其中好像千里駒的「觀音廟訴情」（「苦鳳鶯憐」中一段）、「泣荊花」、「醋淹藍橋」之「哭靈」、「鬼魂」等，聽說這位一代名旦沒有出場時觀衆總是吵吵鬧鬧，他一出台，馬上鴉雀無聲，他的運腔轉韻非常跌岩圓融，現在聽起來，仍覺婉轉清新。至於武生王靚榮的「亞成賣菜」、「岳武穆班師」；名丑生廖俠懷的「薛應龍哭棺」；金山恩與細明合唱的成套「仕林祭塔」；小生聰、公脚保、肖麗湘等六人合唱的「大戰當陽」；牡丹蘇的「夜吊白芙蓉」、「名士風流」以及名小武周瑜利的「山東響馬」，馬師曾師傅靚元亨的「哭亡魂」等等，都是曾經膾炙人口的有代表性的唱曲。盧九叔說：「劇協廣州分會準備一面繼續和製鈕店共同搜集，一面廣泛多方徵求。這些有價值的藝術遺產，是那麼稀罕，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加倍保護的。」

紅線女和她的孩子們

胡茄

我們和紅線女小姐約定，今天下午到她家裏給她拍幾張家庭生活的照片。

選取什麼鏡頭好呢？我們看到客廳一角放着一座漂亮的鋼琴，我請她拍一張彈奏鋼琴時的照片，她連忙笑着說：「自己還是不懂的，不能裝模作樣」。她又說：「這架鋼琴是給我女兒買的，我想培養她將來成爲一個音樂家，聽着她們演奏，我自己也跟着學，才學了不久，見不得人的。」

接着，她談起自己喜歡的音樂，談起她對崑曲、河南梆子、黃梅戲的看法，談對西洋音樂等的見解，她又問我：「廣州有間叫『音樂沙龍』的你去過嗎？」我說曾去過幾次，還有一間叫「交響樂園」也是聽音樂的茶座。她說：「我幾次走過門前，總想進去坐坐，但見到門口有個招牌，裏面却靜悄悄的，自己一個人就不敢進去了。」

說到這裏，她哈哈大笑起來，活像一個頑皮的孩子一樣。我覺得不但從她的年齡（才廿九歲）來說她還很年青，而且從她平時那種率眞、爽朗，愛說愛笑的言談行動來說，她的孩子氣還是很重的。難怪戲劇界中人都習慣叫她做「女姐」。

說着，說着，她的孩子放學回來了，淋得一褲管雨水，她忙着替孩子們揩乾臉上的雨點，除下了膠鞋，發覺襪子也全濕了：「怎麼膠套鞋也濕透的呢，是你自己灌水進去嘛？」孩子也給她逗笑了。她對

事；還有一種是藝術，譚玉眞便是藝術老倌。」這句評語對她來說，是當之無愧的。

慈母型的衞少芳

比起其他幾位名旦，衞少芳是成名較早、藝齡較長的一個。衞少芳雖不出身於戲曲之家，却和粵劇有着深厚的淵源：以「仕林祭塔」一劇享有盛譽的名旦李雪芳是她的表姐，有名的女小武衞仙槎（即衞愛梨之母）是她的姐姐，從小耳濡目染，也就培養了她對粵劇藝術的興趣和表演才能。另方面，家庭中跟隨她走上粵劇舞台的後輩也有好些人，在香港出任正印花旦的衞明珠、衞明心都是她的侄女。因爲她們這一家人大多從業粵劇，曾有人戲稱她們是「衞家班」。

衞少芳的舞台生活是從國外開始的，她十幾歲時便跟隨女小武曾瑞英到南洋去，海外華僑聚居的大埠，除馬來半島外差不多都有她的足跡，她曾三次到美國演出，在海外提起她的名字，僑胞們是非常熟悉的。

衞少芳的戲路一向穩重，粵劇男女分班時期她就和女小生陳皮梅合作，担任正印花旦，近二三十年來，最有名聲的男演員大都和她唱過對手戲。她演「包頭」（青衣）戲很有把握，尤其是飾演慈母型的角色最出衆。她在「劈山救母」以及後來和馬師曾、王中王拍演的「花街慈母淚」、和文覺非合演的「花蝴蝶」等戲中，深厚地刻劃了東方型的母親的慈祥賢淑的特性，她的洗鍊老到的演技在觀衆們心中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在台上，她是一位慈母，在台下，她是一位謙厚的長者。在劇團內，年青的演員們固然敬重她，就是在戲行裏也沒有一個不親熱地把她當作大家姐。前兩個月，廣州舉行戲曲彙報演出，她幾乎每塲必到，看到粵劇界一片鼎新的氣象，她的感觸是很多的，碰巧這時候，她的老師兄曾瑞英也從海外趕來參加老藝人的演出，相見之下，自然倍覺親切。

粵劇五大名旦（續前頁）

孩子說我們是來給她們拍照的，孩子們高興起來了，那大的女孩子便去揭開琴蓋，翻開琴譜彈起來，「女姐」旁邊聽着——就像平時那樣。彈了一曲，我們的角度和光圈還未調整好，她又再彈一曲。然後，小弟弟也來彈了，坐下來便問媽媽：「我要作這個姿勢好嗎？」「女姐」哈哈笑起來，兩手捧着兒子的臉頰搓了搓，說：「幹嗎要作狀呀，你平日那種姿勢不是很好嗎？」

我覺得她跟孩子們簡直就像姐姐對弟妹一樣平易、親熱，特別是那女兒，十二歲了，站起來快跟媽媽一樣高了，我說：「看你兩個不大像母女，簡直就像一對姐妹啦。」「是嗎，她比我還重二十磅呢！」「女姐」又爽朗的笑了：「我也覺得不像做她們的母親，我愛跟她們一起玩，踢毽子，打乒乓球，輸了，我們還爭吵呢。」

給他們拍過了照，「女姐」就督促孩子們：「做功課去」。我問她：「孩子都聽話吧？」她把嘴一撈，輕聲地說：「有時很氣人，還很調皮呀，不過我是很疼愛孩子的，對她們教育一點也不放鬆，我很重視家庭教育，作爲學生的家長，我是盡可能協助老師們對孩子進行教育的。」她的女兒是很歡喜音樂的，嗓子也很好，在香港時還學習芭蕾舞，那男孩可不喜歡音樂，她笑着說：「是我強迫他接近音樂，學彈鋼琴的。」

她說：「在香港時，我從來不讓孩子們到後台去，也不帶孩子去看粵劇的，我自己演戲他們都沒有看過。回到祖國後，我們演『搜書院』時才讓他們去看看——『苦鳳鶯憐』還是不讓他們去看的——『明明』看到我演翠蓮被鎖台夫人毒打後哭泣時，他也哭起來了，說，我見媽媽哭我也哭了。」說到這裏她又笑起來了。

看到孩子們還在玩着唱機，她又催促着：「做功課去啦」。我說：「你的孩子們學習成績好嗎？」她說：「學習還不很專心，彈鋼琴嘛，有時，多多多多，按了幾下就跑掉了。我在家時，看着她們就會好些。有的人對我說，孩子應該讓他自由發展，我看不一定對頭，不好好誘導，放縱慣了，還成樣嗎？」

她送我們下樓時，鄰居的孩子在院子裏向她招手，她也滿親熱地打招呼：「叫聲阿姨啊!」

靚桂芬演夜吊一劇笑話

何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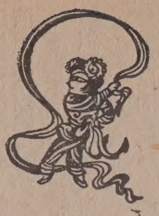
粵劇「夜吊白芙蓉」自朱次伯一演之後，使藝壇震動，使得很多演員都爭相效演。因此這個劇本到今天在觀衆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這裏講的靚桂芬是距今二、三十年前很負盛名的演員。他上演「夜吊白芙蓉」當然是按照朱次伯的本子。可是往昔演員的首本戲不是輕易傳人而成所謂「秘本」，但雖然不傳人，其他人還是可以用目看、耳聽、心記。靚桂芬就採用這一種辦法獲得朱本。

朱次伯的「夜吊」有兩段曲是觀衆耳熟能詳的。一是「淒雨寒風，相迫頻頻，吹得我陣陣愁容」的「江頭夜吊」。一是「有多少，斷腸事，欲把情天一問」的「藏經閣憶美」。這兩段曲靚桂芬當然記得滾瓜爛熟，而往時演戲多是用手來介說曲的內容，讓觀衆通過演員的手勢更明白曲意。靚桂芬演出「夜吊」，自然是援用這種規律，而且更着意詞曲通過手勢來表達。你道他怎樣來刻劃呢？他唱到了「有多少」時，便將褲子「抽」了一下，「多少」便先舉起十指，然後伸出尾指來介說「少」之意。「斷腸事」則用手勢做出一張刀子割到腹部，然後豎起四只手指來，（古腔「事」「四」同音）「欲」用手指着自己的皮肉，「把」則做手勢作執掃把的形狀，「情天」則做了一個埕樣，天則指指天空。「一問」則豎起了一只食指，向鼻頭上一橫去。他這樣着意的刻劃，倒惹得觀衆哄堂大笑。戲行中也作一件笑話來傳誦。其實像靚桂芬一樣的「笑話」，在從前並不是少見的。我們不能去嘲笑他們，這是舊社會長期壓迫和統治藝人的結果。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他們在工作中雖盡量想擺脫「文盲」的情況，來提高自己，也不能完全得遂他們的主觀願望。但另方面他們的用手勢介說曲詞方法，還是應該選擇地吸取和繼承的。

紅船掌故之一

孫頌文和廣州老藝人劇團

葉明



廣州粵劇界老藝人組織劇團，團主任孫頌文，這名字在廣州人聽來，有些人似乎有點陌生，可是，在南洋各埠千萬僑胞的印象中，她却是一個受觀衆愛戴的演員，這名字在南洋僑胞印象中是並不陌生的。

老藝人劇團在廣州「開鑼」之後，記者曾到河南積善里孫家訪問。

孫頌文十四歲即担任正花（正印花旦），一向在南洋各埠演劇，於一九四七年夏間，由星架坡回廣州探母，她的母親捨不得她短期即又遠離，要她在廣州多住一些時候，這樣她就暫留了下來。新祖國成立後，藝人的地位提高，她見到祖國新生進步的氣象，特別興奮，對新社會的各項事業，熱烈愛護，積極支持，因此，被選爲廣州市河南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婦女代表、合作委員、文化館文藝界代表等，這時南洋劇團曾有信請她再回南洋演劇，她爲着新社會各項工作，已經忘記了自己，就決定不再返南洋了。當記者和她談到藝人生活時，她說：「在舊社會的時候，我們藝人有誰看得起呢？今日才是眞正做了人呀！」她告訴記者，說她每於午夜想起過去人們所稱的「戲子」生活，舊社會對她們的卑視，舊政府對她們的迫害，和今天社會所稱的藝人，社會對她們的敬重，政府對她們的關懷與照顧，兩相對比，她就感激到暗地裏掉下淚來了。她興奮的說：「由於我們藝人在新社會的地位大大提高，精神得到安慰，我每和朋友們談起，說單憑這點就可使我長命五年十年！」

孫頌文今年已五十九歲，精神很佳。她過去數十年來在南洋演劇，足跡走遍星洲、印尼、越南、泰國、緬甸、婆羅洲、菲律賓，並遠至美洲及澳洲各地，亦曾數次返國演出。她談起了過去在南洋四十多年的舞台生活，指着牆上鏡框裏縣掛着當時演劇的幾張劇照，並拿出了兩張三十多年前在南洋慶維新、普長春時的戲班招紙來，一併給我看，招紙上正刊着她和陳醒漢担任着該兩班的台柱廣告。她說：「南洋當年盛行一種數十本的大戲，如鍾無艷（四十本）、樊梨花（十八本）、玉龍太子走國（十八本）、朝上鶯歌（八本）、芳塚玉美人（四十本），她担任着的角色，一連就要演數十本，觀衆於買票時，也一齊買足數十場的票。」

「在星架坡藝人中，我還有很多舊侶，他（她）們也都對祖國有無限熱愛的。」她繼續和我談下去道：「如現在星架坡的靚元亨、倩影儂等，他（她）們的演藝都有很高的水平，比我還好，如果今天回來，對粵劇後起的青年演員，還可以負扶助敎導的責任，替祖國文敎建設增一把手。」說着，並指着倩影儂在南洋時簽名贈給她的一張照片給我看，「這就是倩影儂。」並說：「這個房子，以往靚元亨在廣州時，就常來這裏作『斗室談心』的。我要寫信南洋粵劇界同人，請她（他）們組織粵劇界回國觀光團，同來觀光我們這新的祖國。」

最後，我們談到了她現在組織的老藝人劇團時，孫說開辦經費係由廣州市文化局撥助，戲裝道具，則由現



右起：紅線女、孫頌文、馬師曾

在廣州市各劇團及各兄弟演員贈助現成的。因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故籌備經過甚爲順利，並已決定短期內在廣州市演出。該團將來多演舊戲，亦卽多演各老藝人過去的首本戲。或者這還有助於戲劇家們將舊戲改編。演員除孫本人外，有豆皮元、金山炳、靚少英、周瑜良等三十多人。

孫頌文談到這裏時，又興奮，又感慨的說：「過去藝人中，年紀一過四十歲，名字就要從戲招上扯下來了，那裏還有老藝人存在。現在老藝人劇團的成立，是祖國戲劇史上的創舉，這足見今日政府對藝人生活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我問她，她自己將來是否也出場表演，她說：「自然，我也是演員之一。」並指着玻璃架上幾張照片給我看，「這就是我最近在廣州粵劇會演中演出的劇照。」（附圖：是孫在會演中演「穆桂英」一劇飾木瓜一角在後台與紅線女、馬師曾三人合攝的劇照）

在孫頌文的一角小樓上，記者和她談了將近一個上午，孫對新祖國的一片熱情，比許多年青人還熱烈，這一點眞使人感動。她去年並由廣州市人民委員會聘爲廣州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她一天都在忘我地忙於工作。在新社會裏，全國上下，男女老幼，都在無私地貢獻出每一個人各有的力量。



老樹開花

顧音

介紹廣州市粵劇老藝人劇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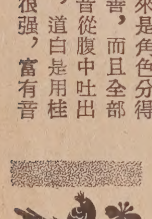


「廣州市粵劇老藝人業餘劇團」已在五月十五日成立。這是留廣州市的一些粵劇名老藝人在市文化局領導下共同組合的一個業餘組織，這個劇團現在共有五十二位老藝人，提起他們的名字，「老戲迷」是不會感到陌生的，如靚少英（小武）、金山炳（小武）、孫頌文（花旦）、刁蟬月（花旦）、靚大芳（武生）、大牛炳（二花面）、豆皮元（丑生）、潘少雄（小生），及音樂界前翟鄒駒、羅家樹（打鑼樹）、盧九、區疊、區派、馮源初等。他們很多都是三、四十年前藝壇的名角。在這羣老藝人中，年紀最大的是七十五歲的大牛炳。全團藝人平均年齡在五十八歲以上，他們中的很多人過去被舊社會剝奪了藝術生命，今天，正如老樹開花，他們將在舞台上重新放出異彩！在祖國粵劇界正應努力向戲曲傳統學習的今天，老藝人劇團的成立有重大的意義，因爲它可以幫助大家挖掘一些已經埋沒了的戲曲遺產，而且可以給大家對傳統藝術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如這次老藝人劇團成立演出的粵劇傳統戲「六國大封相」，在這齣戲裏，各類行當（以前粵劇分爲：一末、二淨、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貼、九夫、十雜等十類行當）都出場進行不同的表演，其中如「生」行裏，「正生」所演的蘇秦，他所唱的「大腔」（原是昆曲）音樂性很豐富，今天能唱的人已經不多。二、三十年前粵劇「二花面」的戲如「王彥章撐渡」，「蘆花蕩」、「黑旋風李逵」等是很流行的。但近年粵劇出現了「六柱制」後，很多演員都要做「文武生」、不願做「二花面」，因此「二花面」的戲也就逐漸消失，現在「二花面」也重新在舞台上出現了。這次老藝人劇團成立演出的另一個劇目「王彥章撐渡」，主演者是名武生少達子（六十二歲）和名小武靚少英（六十九歲），他們的表演是値得我們重視的。

當老藝人劇團開始排演時，我們已欣賞到老藝人們精湛的演技。比方「六國大封相」這個戲，他們就非常認眞賣力，連「跑龍套」的動作也毫不苟且。其中最精彩的是公孫卿（新金慶扮演）和蘇秦（盲安扮演）「拜別」這個細節，他們兩人的做工眞是達到爐火純靑，無論是「上車」、「坐車」、「行車」都做到準確、乾淨、利落，恰到好處，演員的表情與「眼法」、「指法」、「步法」、「水袖」都配合得很和諧，演得有感情。如公孫卿與蘇秦拜別後走到車前，推車的笑臉相迎，初是上車，蘇秦再走近車前拜別，公孫卿忙下車扶起再拜別，再次上車；在車前看了看推車的，低頭一想，才決心上車，當聽到蘇秦拜別之聲，又連忙跳下車來再拜別，再上車。這時，蘇秦只是在遠處施禮拜別，公孫卿帶着車子，忽前忽後，最後才慢慢的入場。這種眞摯的友誼，依戀不捨的心情都表演得很細緻。車上公孫卿的「玩鬚」、「彎腰」等精湛的藝術表演動作使我們感受到古典戲曲驚人的藝術魅力。

旦角戲「打羅傘」、「打扇」、「推車」也都演得很認眞，特別是「指法」「步法」的做工更是細緻，身段的優美和水袖的傳神更難形容，而且在「抖袖」、「折袖」方面都有它獨特的樸素的風格。還有那「蹻板」的表演和旦角「跑布馬」都非常優美活潑。孫頌文今年已五十多歲了，在「天姬送子」這齣短戲中扮演天姬，歌喉的婉轉，舞蹈動作的優美使人讚嘆不已。在「六國大封相」中她扮演的推車女也表演出獨特的功夫，這種經過幾十年來磨練出來的功夫更使我們相信藝術的青春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此外，我們還看到他們表演「賀壽」、「加官」等幾個短戲。演出的時間很短，每齣戲才不過十分鐘左右，雖然是粗線條式的表演，可是也有粵劇的獨特風格。從這裏可以看出粵劇原來是角色分得很細緻，組織完善，而且全部用高腔牌子，眞音從腹中吐出，非常耐人尋味，道白是用桂林官話，節奏感很强，富有音樂性。



新興的年輕的劇種 評劇

雪橋

中國戲曲藝術介紹之二



評劇傳統劇目：「馮奎賣妻」

評劇最初產生於冀東灤州一帶，它的前身是流行於當地的一種民間說唱文藝——蓮花落。以蓮花落的唱調爲基礎，與當地類似秧歌形式的「蹦蹦」戲相結合，發展爲一種新的戲曲形式，那便是最初的評劇。

評劇俗稱「落子」，即是由蓮花落的「落」字演變而來；它又稱「蹦蹦戲」，則是由於它最初與「蹦蹦」有着密切的關係的緣故。

蓮花落的唱法是：手裏打着「節子板」（以七塊竹板用繩連在一起做成的），連說帶唱。「蹦蹦」的演出形式則有兩種，一種是在平地上表演，道稱「地蹦子」；一種是踏着高蹺腿子表演，道稱「高脚子」，但二者在唱腔上、表演方法上，可以說完全相同。「蹦蹦」的曲調，主要爲「胡胡腔」、「流水」、「喇叭牌子」、「子調」等。原始的評劇，還是採取蓮花落的「節子板」伴奏；稍後，則除吸取「蹦蹦」的表演方法外，在音樂上並吸收了「蹦蹦」的曲調，採用「蹦蹦」的伴奏樂器等。

從蓮花落和蹦蹦演變成評劇的雛形，其時間是約在五十年前，即一九〇〇年左右。

評劇雖產生於冀東灤州一帶，但開始繁盛起來，與各種劇種在劇壇上爭鳴，還是當它傳入東北以後。

唐山過去本是一個荒僻的小村，自煤礦相繼開發以後，市面日漸繁榮，成爲冀東主要城市之一。礦區工人多來自冀東農村，在這種環境之下，冀東灤州一帶的評劇，在這裏形成一個據點。它的觀衆大部分還是勞動人民。

東北有很大數量的冀東人，因此也爲冀東的評劇向東北流入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它開始流傳於東北靠近冀東一帶的鄉間裏，以及一些中小城市中。

當冀東的評劇向四外流佈的時候，在北方當時盛行的是梆子腔。評劇因而也吸收了梆子的成份，這使評劇更加豐富與充實起來。

評劇的演出，形式漸趨完整後，它才開始進入大城市。據說首先在大城市演出是在一九二六年左右，在當時的瀋陽專設了一個演評劇的劇院開始。從此，東北地區評劇大爲流行，甚至有壓倒其他劇種之勢。

唐山一帶的評劇在東北興起以後，它反轉來又影響唐山與華北一帶的評劇。

這一時期最有名的評劇藝人有月明珠、蓋明珠、明月珠等。稍後，則爲孫鳳鳴、孫鴻奎等。

北京、天津大城市，原來也有從冀東傳來的評劇，但不甚盛行，大都流落在街頭巷尾演唱。自從東北評劇繁榮起來以後，並向京津發展，京津的評劇才逐漸抬頭。因爲一些較好的評劇都是從東北來的，所以當時京津的海報上又稱爲「奉天落子」。但東北評劇的大量進關，還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幾年，這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侵佔東北後，評劇藝人不甘在那裏受敵人的壓制而南遷的緣故。

評劇到了京津以後，與在東北演出的評劇，逐漸在表演形式上產生了分歧。這就是京津一帶的評劇，受到了京劇的影響，在表演方法及腔調上都染有京劇色彩了；而東北的評劇還



評劇：「劉雲打母」

保持着原來的面目。近年來，東北評劇又接受了京津一帶評劇的影響，也起了新的變化，但在唱腔上還是具有當地的特點。

評劇最初的劇目，多是演出些小戲，如「老媽開嗙」、「孫繼皋賣水」、「高成借嫂」等，後來劇目加多，並逐漸產生了全本大戲和歷史戲。較爲流行的劇目有「蝴蝶盃」、「馬寡婦開店」、「桃花庵」、「蓮花庵」、「五女哭墳」、「花魁從良」、「側閣老」、「鴛鴦譜」、「花爲媒」、「敗子回頭」、「楊三姐告狀」、「珍珠衫」、「打狗勸夫」等。

評劇因爲它是一種新興的年輕的戲曲藝術，受士大夫戲曲的影響較少，唱詞通俗易懂，唱腔比較平易近人，形式也比較自由，故能表現現代人的生活，比較適宜反映現實的現代劇。起初，唐山落子到了東北，曾以演新戲見長，如「槍斃羅小明」等，便是採取當時的新聞事件改編的。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戲曲改革方針指導之下，評劇的藝術更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無論在表演形式上、唱腔上、音樂上及服裝佈景上均有了進一步的改革和創造，新的劇目也增多起來，如反映現實生活的比較優秀的新劇即有「劉巧兒」、「小女婿」、「小二黑結婚」、「柳樹井」、「藝海深仇」、「志願軍的未婚妻」、「祥林嫂」、「走上新路」等，經過整理和改編的傳統劇目亦近百種左右。

爲了使評劇從現有的藝術基礎上，穩步地、積極地進行改革，使評劇藝術逐漸豐富完整，發展成爲新的評劇，於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一日，中國評劇院在北京成立。該院的任務主要是：在評藝術改革中起示範作用，組織創作新的劇目，整理舊的傳統劇目，劇目的創作以反映現代題材爲主，運用現代的藝術經驗，進行評劇藝術的改革和創作，以豐富評劇的表現力；建立正式的劇院制度和嚴肅的藝術作風，加强藝術實踐，保持經常的演出；提高演員水平，並加强培養新的評劇演員。中國評劇院的成立，是推進評劇藝術向前發展的重要標誌，將給這種年輕的新興的評劇藝術，開闢以更廣濶的光輝的前程。



漫·談·越·劇

黃克定



越劇，人們往往以爲它是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的地方戲。其實不然。紹興的地方戲——紹劇，是另一個劇種。阿Q唱道：「我手執鋼鞭將你打……」他唱的是紹劇，而不是越劇。越劇是浙江嵊縣的地方戲。這座小縣城位於浙東四明山的深處，曹娥江的上游，不爲外鄉人所熟悉，因之常常會引起我剛才所說的那樣的誤會。

在浙東一帶的農村裏，人們稱越劇爲「的篤戲」；如說越劇，恐怕反而會使人莫名其妙。這是有原故的。說起來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在我八歲那年的春天，隨着年長的戚友去「趕廟會」。出乎意料，那天沒有看到「小毛豹」（京劇名演員，據報載今仍健在）演岳飛「精忠報國」，却看到了我以前從來不會看過的「的篤戲」。我已記不得上演的是齣什麼戲了，只記得演員全是男的（旦角也由男演員化妝），沒有鑼鼓，沒有胡琴，演員在歌唱時只用一副綽板和一個丁鼓伴奏，其聲「的的篤篤」；每當演員歌唱到一段落，那被稱作「後場」的四五個人就齊聲幫腔：「鈴啊……啊啊……鈴……」然後演員接着再唱。我想「的篤戲」的名稱大概由此而來。

看過這次戲之後又過了十多年，我回到了故鄉。有一天，我上姑母家去，表哥請我看戲，說是看「的篤戲」。這次所見所聞的與前大不相同了，演員全改變爲女的了（同我們今天所見的一樣），唱腔既大有改進，單調的「鈴啊鈴啊」也完全取消，不僅仍用綽板和丁鼓，而且伴以胡琴和月琴，歌聲琴韻，婉轉悠揚，要比以前的好聽得多了。這時「的篤戲」其實已經名不符實，但是浙東的農民却仍稱它爲「的篤戲」。那次我看的是哪幾齣戲，已經記不太清楚，不過對於一齣武戲「白娘娘盜仙草」，印象却十分鮮明：那個扮演白娘娘的青年女演員，她揮槍弄刀，非常英武，至今我似乎還能看見她那配合着鑼鼓的節奏，同鶴鹿二童勇猛搏鬥的英姿。

在抗戰之前，越劇在浙東農村中是最受人歡迎的一種戲劇；而在城市中，尤其在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中，却尚未受人注意，它只能在三四等的劇場中經常演出。在抗戰期間，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由於袁雪芬、馬樟花、姚水娟等優秀演員先後來到上海，她們的細膩表情和悅耳的歌聲頓時引起了廣大觀衆的愛好，越劇便一躍而登上了大雅之堂。越劇，就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提高，以至達到今天這樣的高度的藝術水平。

在抗戰後期，浙東區出現了一支輕巧的文藝隊伍，他們背着背包，帶着樂器，在竹叢、稻田、長林、豐草間輾轉流動，在祠堂、廟宇、學校的戲台上經常演出爲老百姓和戰士們喜聞樂見的越劇。這支隊伍就是浙東行署文教處領導的社會教育工作隊。這支隊伍是由若干有長期演劇經驗的越劇演員和一些從事戲劇工作的地方幹部組成的，指導員就是現在仍在做戲劇工作的伊兵。當時的革命形勢要求戲劇成爲最銳利的宣傳武器，以期迅速收得教育人民的效果。因此，社會教育隊新編了幾齣以愛國抗日和反對內戰的劇本，及時排練，及時演出。而每次演出，總是轟動一時，老百姓扶老携幼，爭先來看。在對內演出時，有時偶然也演演舊戲，如「珍珠塔」等，而使我不易遺忘的則是一齣關於一個做木桶的工人的戲，他的聰明的女兒能够像放連珠砲似地說出許多許多木桶的名稱來，表現了她的機巧和智慧。我從這齣戲裏吸到了一股剛健清新的氣息，至今回憶起來，猶覺肺腑清涼。

蓋叫天西湖建生壙

吳幻蓀

凡是遊過杭州西湖、到過外湖山裏的人，都知道在西冷橋，有座眞武松墓，另外在丁家山，還有一座假武松墓。所謂假武松墓，也就是老藝人蓋叫天的生壙。

最近由中國文化部和戲劇家協會聯合舉行的蓋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周年紀念會，使人聯想起這位老藝人，一生愛好西湖，移家在西湖，並且自建生壙在西湖的許許多多人們喜聞樂道的事蹟來。

今年春天，我恰在西湖，緩步領略蘇堤道上新栽的碧桃垂柳，不覺行到西冷橋畔，在蘇小小墓西旁，陡見巍巍矗立一座石頭牌坊，在石頭梁上，刻着「宋義士武松墓」。那座高有丈餘的土饅頭，就是水滸傳中所寫的行者武松埋骨的地方。

一般游湖的人，總是愛把武松和蘇小小相提並論，稱爲英雄美人。這兩座墳墓，幾百年來，正不知給湖山增添了多少佳話。

談起武松墓來，多少年來，往來憑吊的人們，都疑惑這座墳，是從前好事的人，附會民間流行傳說，憑空製造出來的古蹟。今年杭州市政當局，在棲霞山麓，正大事修建西湖修養所，原想把西冷橋迤西許多荒墳野塚，一古腦兒遷開，其中的武松墓，也疑爲前人附會虛設，塚內並無棺槨，及至經過挖掘，赫然發現墓內埋有骨骼，巨大異於常人，這才相信這座墓不是傳說揑造，而是信而有徵，於是修葺牌坊，高壘保頂，保留了歷史上人人景仰的武二郎墳墓。

在憑吊這座墳之際，導遊的人就興致勃勃向我們介紹，眞武松墓看還了，假武松墓更不可不觀，那裏的石頭牌坊、石頭亭子，比這裏更雕刻精緻，規模宏大。

忙請導遊引路，趕快瞻仰一番。走過了岳王墳，南行折入土道之後，見一帶重重疊疊的青山下頭，曲曲彎彎的稻田旁邊，密密層層的樹林裏面，掩映着粉牆朱門，瓦屋茅椽。導遊的人遙指着說道：看，那便是藝人蓋叫天（原名張英傑）在西湖居住的房子。他一生愛西湖，說西湖是一座天然的大花園，就移家西湖，來享受淸福。你如果早晚經過這裏，會看見這位老先生，無論刮風下雨，每天從不間斷地在水邊、在林下練武功。

在邊走邊談之間，不覺繞過了稻田，踏上了陡起的坡道。這裏羣山環抱，道南一帶崗巒，便是丁家山了；但見夾道松竹，遍山蒼翠，在碧綠叢中，常常夾生着火一般紅的杜鵑花樹，十分錦繡風光。

在道左層層石梯上面，豎立着一座精工雕鏤、細緻無比的石牌坊，上面深深地鐫出了龍纏玉柱，淺淺地雕出了鳳舞繡梁。

牌坊中間橫嵌着石心，朱刻着「藝人蓋叫天之墓」一行紅字。兩旁石柱，刻了一副有趣的對聯，上聯是「英名蓋世三义口」，下聯是「傑作驚天十字坡」。把張英傑、蓋叫天二個名字中的「英傑蓋天」四個字嵌入了對聯。這副聯語是上海畫師吳湖帆的手筆。看了以後，我們才恍然大悟，杭州人管蓋叫天的生壙作假武松墓的來由，一半出處是在這柱上的聯語「傑作驚天十字坡」，一半是出於蓋老演戲有活武松的綽號。

當下我們歷階而升，穿過了頭道牌坊之後，緊接着就是二道牌坊。二道牌坊後面，是完全用乳白色石頭雕成的一座方方的石亭，刻的玲瓏剔透，四角飛簷翻出，彷彿刺天，四圍斗拱，扣環中間挖空，令人咄咄驚歎好大的工程。石亭後，陳石桌，列石凳，疊砌方石，堆起了大可盈畝的墳基。

粗覽已畢，再逐一欣賞，見二牌坊和石亭上，都刻着蓋老一生謹守的格言「學到老」三個大字，有的是齊白石所篆，有的是黃賓虹手書。這裏一切題跋榜書的特色，通通是出於藝術家、國畫家的手筆。

我們繞墳三匝之後，又飛步下山，作一個仰望，不覺齊聲讚道：好一座風景優美、氣象崢嶸的塋地！於是我們又彼此談論起蓋老來。雖然他年已古稀，可是由於他有着數十年從不間斷的工夫，精神矍礫，勝似青年，因此謹祝蓋老，與湖山同壽。

歸途在蓋老墓旁，抄得一首題於道旁古碑的詩句，再分享與讀者，詩曰：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謳歌武穆罵秦檜，千載名聯鐫岳墳。東接武松蘇小墓，英雄喜與美人鄰。南陀新築叫天壙，逗引遊人說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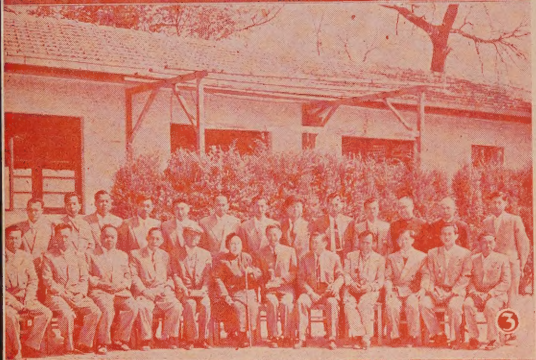
京劇舞台上的「活武松」蓋叫天

歡聚一堂

華僑回國觀光團在北京









㈠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於五月大日接見了印度尼西亞華僑回國觀光團。圖爲何主任和該團團員合影。前排坐者是觀光團團長傅可英（右二）、林月輝（右四）、李九如（右五）。

㈡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右）於五月四日接見了從印度尼西亞回國觀光的僑胞施德倫夫婦。

㈢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和來訪的東埔寨華僑體育界回國觀光團團員合影。

㈣東埔寨華僑體育界回國觀光團五月五日訪問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並獻禮。

㈤華僑回國觀光團團員在北京參觀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

㈥華僑回國觀光團區員參觀國營北京第二棉紡織廠。

㈦華僑回國觀光團團員莊慶厚（左二）在北京參觀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時，會見了在這裏學習的兒子莊博愛。







家　親

京舉行首次公演

術團，於五月六日在北
千多觀衆的熱烈歡迎。

電影皇后素攀・武拉納屏女士。
特寫。
洛致詞說，中泰兩國人民雖然有着悠久的
國訪問，在兩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受觀衆歡迎的一個節目。
・
團團員在交談。
左一）、泰國電影皇后素攀・武拉納屏女

序幕），由泰國電影皇后素攀・武拉納屏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長沈雁冰（左一
術團團員、泰國電影皇后素攀・武拉納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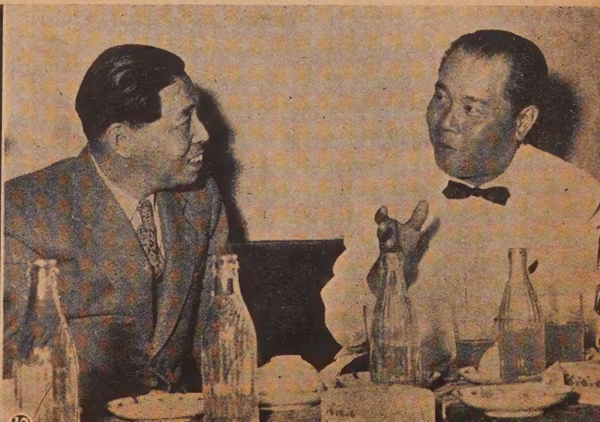
冰（左）接見了泰國藝術團團長乃素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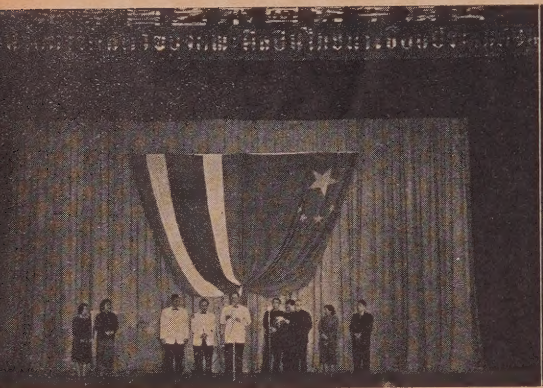
中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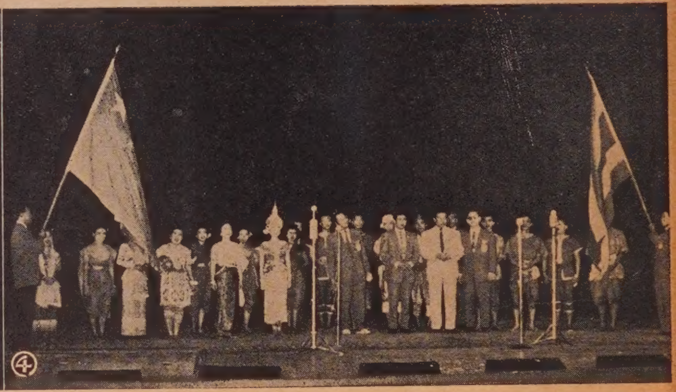
泰國藝術團在北

應邀訪問中國的泰國
京舉行首次演出，受到

㊀觀衆向泰國藝術家獻花致謝。右第一人爲
㊁泰國藝術團演出啞劇「蘇克里浦拔樹」的
㊂圖爲開幕式：泰國藝術團團長乃素瓦・沃
文化聯系，但是派這樣陣容強大的藝術團
㊃泰國藝術團演出的合唱「中泰一家親」，
㊄泰國歌后萍西・貢tanggal西演唱泰國歌曲「失
㊅中國著名舞蹈家戴愛蓮在酒會上，和泰國
㊆演出後，泰國藝術團團長乃素瓦・沃拉里
士（左二）向熱烈歡呼的觀衆答禮。
㊇泰國古典舞劇「祝福」表演前的傳統儀式
女士等演出。
㊈演出後，中國著名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右
）、中國著名舞蹈家戴愛蓮（左二）和泰
女士合影。
㊉演出休息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
沃拉里洛（右）。







④





囍事重重

最近回國觀光的印度尼西亞華僑鄭雲雁先生偕夫人，五月二日晚在北京爲兒子鄭民舉辦了婚禮。婚禮晚會和結婚喜宴分别在北京和平賓館及新僑飯店舉行。

新郎鄭民回國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畢業後在政府機關工作，新娘張梅春現在北京農業大學學習，不久即將畢業，他們在印度尼西亞龍目島時是鄰居，現在却成了眷屬。

㊀主婚人鄭雲雁在婚禮晚會上講話。左起第一人是新郎鄭民，第二人是新娘張梅春。
㊁婚禮晚會上的舞會正在開始。
㊂在婚禮晚會上，證婚人閻寶航先生（左一）向新郎新娘和鄭雲雁夫婦舉杯祝賀。
㊃新娘和新郎在佈置新房間。
㊄舉辦婚禮筵席，欵待在北京的朋友和華僑同學一百多人。











梅派悲劇

生死恨

春　江

梅蘭芳先生能够自成一個流派，是他從事於京劇藝術的繼承與發展的工作的結果，特別是近四十年來，他在創作新劇目這方面所付出的辛勤，也得到了極其豐稔的收穫。粗約計算一下，他每個時期都有他的代表作品，如早期的「牢獄鴛鴦」，古裝戲的「嫦娥奔月」、「天女散花」，以及後期的，並且成爲保有節目的「霸王別姬」、「鳳還巢」、「洛神」……等戲，都曾經作過艱苦的勞動，在戲曲界內部，在觀衆當中也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生死恨」，也是梅蘭芳先生晚期的新作品之一，而且是一部具有較高思想性的作品。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軍閥侵佔了我國的東北，而且把矛頭指向華北，當時凡有愛國思想的人，都不能忍受反動政府的妥協政策和奴化外交，梅先生找出傳奇「易鞋記」這個題材改編成「生死恨」，爲的是激發人民同仇敵愾，也表示他對「不抵抗」政策的抗議，那是別有一番苦心的。

「生死恨」的故事是描寫北宋末年金兵入侵汴梁以後的歲月裏，金國的酋長張萬戶把難女韓玉娘配給俘虜程鵬舉，玉娘成婚後勸鵬舉逃回南方，事被張萬戶知道，痛打了玉娘之後，並將她發賣，夫妻們被迫分開時，玉娘拾了鵬舉的一隻鞋子留作紀念。鵬舉由於玉娘的提醒，就逃到宗澤的帳下從軍，並且打退敵人，立了戰功。這時，他命人持着另一隻鞋子去尋訪玉娘的下落。等他們找到時，她因飽經憂患已經病入膏肓了，鵬舉在她臨危的時候才趕去悲愴地見到了最後一面。

「易鞋記」的原本是用團圓來結束的，當年編寫時，梅先生認爲此時此地給觀衆的應該是淪亡的慘痛，所以改成了「生死恨」這樣一個主題，與另一名作「霸王別姬」成爲梅派戲中悲劇的雙璧。

這出戲不但演出後受到觀衆的歡迎，在戲曲界也馬上獲得推廣，有很多京劇演員學習了這個劇本，在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區的許多戲曲劇團也演出過這出戲，同樣收到過很好的宣教效果。

訪京劇名演員譚富英

張　平

按照約定的時間，我來到了北京京劇團副團長、京劇名演員譚富英先生的家裏。這是一個出了四代名藝人的京劇世家：譚先生的祖父譚鑫培和父親譚小培都是享有盛譽的京劇界老前輩；譚先生的三個兒子現在也是各京劇團的主要演員。

我在一間雅緻的會客室裏等了一會兒，譚先生左手執着不離手的小茶壺，右手拿着两個小茶杯，從臥室裏走出來，謙遜的微笑着說：「朋友，請喝杯茶吧！」我眞沒想到，台下的譚富英先生竟比台上年輕得多，這可能是因爲演老生戲化粧的緣故吧。譚先生今年五十二歲了。雖然每個月還要演出十五六場戲，但他的精神仍舊很好。

譚先生對我說，他現在不但身體健康，而且精神也十分愉快。他說：「在舞台上我雖然度過了四十多年，但生活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安定，藝術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尊敬。特別是對我們這一輩老藝人，政府的愛護更是無微不至。」

當我們談到現在的戲劇生活時，譚先生接着說：「前幾年，我常常這樣想：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裏，我又正在壯年，所以應當盡自己的力量多做些事情。我首先感到，我國民族的戲曲遺產是很豐富的，我在科班學戲時，京劇劇目是豐富多采的，決不只是目前這幾出戲。因此我的責任是怎樣從我的舞台實踐經驗中去多挖掘一些老戲，或創作改編一些新戲，以滿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過去我們的一些知名京劇藝術家每個人都是「獨挑大梁」，領導一個劇團，每天都要演出。這樣，藝人又那有時間來學習，來担當「推陳出新」的工作任務呢？同時，一個人領導一個劇團，力量也很薄弱。雖有好的劇本也常因演員搭配不全，不能演出。所以我非常贊成在一九五五年打破陳規，把我和裘盛戎領導的北京市京劇二團和馬連良領導的劇團合成一個劇團的作法。後來張君秋領導的北京市京劇三團也同我們合併了，此後，我們的力量就不是從前那樣單薄而是實力十分雄厚了。」

譚先生說：「一年多來，我們才能有力量整理了一棒雪、烏盆計、硃砂痣等傳統老戲，並且還演出了因過去力量不够而不能演出的借東風、羣英會、龍鳳呈祥等大戲。我們在分配角色上也不像過去那樣。從前演一出戲，戲裏的主角前後都要由一個人扮演。今天就不是這樣了。比如我們合作演出的借東風，前半場魯肅是主要人物，後半場以諸葛亮是主要人物，我和馬連良先生便每人分扮一個角色，一直演到底，不但不累，演的還好。觀衆也很歡迎。要是從前，兩個累死的角色都得要一個人來扮演的。」

談到今天京劇人材的培養問題時，譚先生說：「我們京劇團的青年演員也不少，他們都有很好的發展前途。現在我們都是採取師傅帶徒弟，邊演邊教的辦法，使他們的藝術水平一天天提高。這樣做就是累一點，但我也很高興。誰願意把藝術帶進棺材裏去呢？」

譚先生說：不但青年一代要學習，就是我們老藝人之間也要不斷學習。這樣才能在「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下，新老劇人一起共同前進。

談到這裏，電話鈴響了，原來是團裏打電話來約譚先生去排老舍先生新近改編寫的「楊家將」新劇本。於是我就此結束了這次訪問。

潮州劇的名演員

·林　望·

「十一指丑」郭石梅

十多年前，潮劇界的「十一指丑」留給了潮汕觀衆深刻的印象。「十一指丑」的眞姓名是郭石梅。

郭石梅出生在潮陽縣福潭鄉，九歲的時候，他便賣身在潮劇「老玉梨春」班。賣身期限八年六個月，開始學習生角。在老玉梨春一連扮演文武小生八年多。後來轉到中玉春香。由於年齡關係，嗓子變了，不能再演文小生，便改學老丑、烏面等角色。他在表演丑角這方面有相當的才能，當年飾演「喜門環」一劇中的李唔直和「三戲白牡丹」中的呂純陽受到觀衆的歡迎。因爲他兩手有十一個指頭，大家便都稱他爲「十一指丑」。直到進入老正順班後，他便代替了該班紅極一時的「大目丑」的地位。

近幾年來，老正順劇團經過了整頓和改組。郭石梅被選爲團長，這是他生命史上的新頁。

在劇團中，他還繼續參加演出，先後在「借靴」一劇中飾演白槐，在「喜門環」中飾李唔直，在「陳三五娘」中飾林大鼻，他的演技有了更好的發揮。

去年廣東潮劇團成立，他担任了副團長，負責領導團裏藝術室方面的工作。同時爲丑角演員。一個過去被人瞧不起的戲人，今天當起一個省級劇團的副團長，的確是不尋常的事。



潮劇最佳青衣演員姚璇秋

這是在「掃紗窗」一劇中飾王金真的戲裝

「做功」丑蔡錦坤

潮劇前輩謝大目的得意門生蔡錦坤，現在是廣東潮劇團的正老丑之一。

他八歲便以童伶身份開始了舞台生活，到現在已有二十四年的藝齡，他擅長做功戲，這都是從他的師父謝大目學習得來的寶貴的東西。

在「蘇大娘」一劇中，他扮演楊子良一角，他通過了熟練、細緻的做功，將個訟棍和色中餓鬼的楊子良演活了。而最能顯示他表演才能的是「鬧釵」一劇，他飾演胡連這一角色。由於他用心鑽研，對胡連這一卑鄙、愚蠢而又粗暴的浪蕩公子的人物性格有着深刻的刻劃。

潮劇界中一致認爲，像蔡錦坤藝人這種做工的丑角，在目前潮劇界中是不可多得的。

翁鑾金一馬當先

小生翁鑾金今年雖是三十四歲，但演小生角却還是很能表達年青人的心理、性格和動作。

他扮演「掃紗窗」中的高文舉，表演藝術的乾淨、優美、大方和感情的豐富感動了許多觀衆。幾年來，他連續獲得本區和省的演員奬。

翁鑾金十三歲賣身「三正順」潮劇班，進班後即學唱小生，拜潮劇界有名導演崇鎭先生爲師，苦學苦練，演過「荔枝記」中的陳三，聲藝顯赫一時。十六歲隨三正順班到上海去，常有機會參觀京劇。同時，當年他叔父翁六梅在京劇中唱花旦，有空經常指導他，這些都給翁鑾金莫大的幫助。

十七歲時他從上海回來，因爲身體發育變了聲，不能再演小生。幾年來苦學所得的小生藝術遭受了阻難，結果只好當配角。後來轉入「怡梨」潮劇班，小丑、老丑、武生、烏面什麽角色都當，弄得一無是處。最後才專學老生，眞正當起老生角。

人民政府成立後，潮劇提倡「大小生」（大人演小生），在文化部門領導和戲曲界的鼓勵下，他一馬當先，虛心學習，終於把小生角演得很出色。

黃清城捲土重來

廣東潮劇團另一位小生黃清城，在「陳三五娘」一劇中飾演陳三，「蘇六娘」中飾郭繼春，「槐蔭別」中飾董永。他的表演特點是唱聲好，動作細緻、活潑。

十歲時，他就隨着父親演木偶戲，十四歲開始了潮劇舞台生活，負責扮演小生角。十八歲賣身期滿後就退班轉業，離開舞台了。

一九五零年，由於他看到國家對戲曲事業的愛護，對藝人無限關懷，藝人們普遍受到社會的尊重，這使他無限感動，他重新踏上藝壇，進入玉梨潮劇團飾演小生兼導演工作。一九五五年粵東戲曲界評選模範，他被評為三等功臣。

潮劇改用「大小生」之後，一般觀衆都認為唱聲太低，黃清城對這方面很注意，他刻苦提嗓，在目前已取得了相當成績。

姚璇秋演戲不賣弄

青衣姚璇秋是目前潮劇最佳青衣演員。

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田漢去年到潮汕看過她扮演「掃紗窗」中的王金眞後，備加稱讚，並指出他演戲態度誠懇、樸素，沒有賣弄。她和本區其他十九位戲曲藝術工作者獲得一九五六年廣東省文化先進工作者的稱號。

人民政府成立後她才踏上潮劇舞台，但進步却是驚人的。在「掃紗窗」一劇中，她一舉手，一投足，從掃窗到跳牆，演技是那樣細膩、工整。對人物感情的掌握確有獨到之處。許多觀衆這麼說：「她沒有流淚，我們眼眶却早為之濕潤了。」說起唱聲，她的成就更高，音色圓潤、和諧、婉轉動聽。

她被邀請參加了廣東潮劇團後，藝術又再進了一步。

這幾年來，國外華僑回國觀光、省親，在潮汕看過她的戲的人，莫不交口稱譽。

姚璇秋有着橢圓的臉型，眼睛尤見秀麗，身段也好，待人接物熱情、大方。學習積極。現在，她已從原來的初小文化程度提高至初中的程度，能寫一些演出感想和體會的文章。

不少戲劇界人士和觀衆都為這個僅有數年藝齡而有此種成績的姚璇秋慶賀和驚嘆，這應該用姚璇秋自己說過的話來解答：「如果不是政府的關懷，培養、鼓勵，我有今天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沒有春天，百花就難得齊放。姚璇秋將會在今天的社會中放出更美麗的光彩。

吳麗君擅演悲劇

廣東潮劇團演出的潮州民間故事編成的「蘇六娘」一劇中，飾蘇六娘的青衣吳麗君，憑藉她相當高的演唱藝術，使廣大觀衆嘖嘖讚賞。

吳麗君原是源正潮劇團的優秀演員。她扮演過「卓文君」一劇的卓文君，「梁山伯與祝英台」的祝英台，「紅樓夢」中的林黛玉等角色，她擅演悲劇的角色，每次演出，都會有不少的觀衆為之一掬涕淚。

去年，廣東潮劇團成立，她被邀請參加為該團團員。在劇潮團中，她先後扮演「蘇六娘」中的六娘和「百日緣」（又稱天仙配）中的七姐。這兩個主角都是悲劇人物。扮演這兩個角色都不簡單，既要唱得好，又要做得好，加上人物思想感情的發展起伏變化很大，就要求演員要有更高的藝術水平。

文的陳馥閨

在「海上漁歌」中，陳馥閨扮演女主角椒欖。動作靈活纖巧，充滿機智。在「拾玉鐲」中，她的表情是稚氣、感人，把一個少女看上了心上人時的情態演得逼眞。

陳馥閨是澄海縣城人。人民政府成立後，由於她喜愛潮劇，加入三正順潮劇團。起初因身體不很好，文化又低，學戲時碰到很多困難。在劇團的領導關懷和導演盧吟詞先生認眞教導下，從「王秀鸞」一劇中飾巧玲一角開始，她不斷進步起來。幾年來她演了不少的戲，參加廣東潮劇團後，扮演「蘇六娘」中的桃花一角，很是精彩。



潮劇「掃紗窗」的一個場面

武的謝素貞

謝素貞出身就是一段悲劇。兒時父母雙亡，姐妹被拐走，弟弟餓死，存下自己伶仃孤苦，寄身為婢，熬受淒涼歲月。

一九五二年，為求新的出路，投身玉梨劇團，可是她聲音差，戲又不易學懂，劇團只好分配她做些雜役工作。並準備叫她回家，後來為了照顧她的處境，決定讓她試學武戲。

從此，她早起，遲睡，不放過點滴時間，舞槍弄棍，屈腰跨腿。在師傅陳木龍耐心培養下，第一個戲「三氣周瑜」中飾趙子龍和觀衆見面，就受到熱烈歡迎。

粵東區第一次戲曲會演，她在「打花鼓」中扮武旦角，演技又有所提高。武旦的聲名開始傳播了。

省潮劇團成立，她也應邀參加，在「鐵弓緣」中扮演王秀英，由銀門師傳導演。她不僅在開鐵弓時生動地打了拳、耍了槍棍，還將一個樸素天眞的少女，演得頗為眞切。

迎親人，談潮劇！

記蔡楚生和潮劇團的會見

奇卓



潮劇花旦蕭南英

當廣東潮劇團甫抵北京，中國著名的電影編導蔡楚生就在百忙中寫出一篇「迎親人、憶往事、談潮劇」的長文，作爲歡迎這個劇團到北方演出的禮物。這篇文章充分流露了他熱愛藝術的激情，字裏行間還貫串着對於鄉土的懷念。

在觀看潮劇「陳三五娘」、「蘇六娘」演出的時候，我坐在蔡老的後排，發覺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觀衆，而是聚精會神地讓自己的感情和舞台劇情的發展溶化在一起，輕聲地跟着唱曲低吟，有時就寫下字幕上的句子，或悄悄地向坐在他身旁的夫人解釋劇情。

五月十一日上午，蔡老給他的夫人陳曼雲打了一個電話：

「下午可以先回家嗎？」

「下午是學習時間，有什麽事呀？」

「潮劇團的鄉親要來看我，如果你一起來做主人，那就更有禮貌了。」

陳曼雲是華僑事務委員會的副司長，對於做好僑鄉工作責無旁貸；何况她一向就很體貼蔡老，私事也是公務，因此，一下班就回家了。

這天下午，我準時到了蔡老的家。在一間佈置得很別緻的、藝術化的小會客室裏，蔡老和他的夫人在估計人數，把沙發和椅子排列得緊湊些，又揣出了糖果、香烟、茶點，擺在適當的地方，不時往窗外張望，看看客人來了沒有。

彼此都想見面的鄉親終於在一起了。潮劇團來拜訪蔡老的有團長林瀾，編劇謝吟，老藝人洪妙，三個年輕的女演員和其他人員共九人。

窗外和煦的陽光射進了藝術家的室裏，室裏洋溢着鄉親歡叙的笑聲。

蔡老說：我離別家鄉久了，二三十年沒有看過潮州戲，這次看了眞高興，也引起了我的思鄉之情，你們這次演出是成功的。

給蔡老印象最深刻的是五十二歲的老藝人洪妙，他從事戲劇藝術已經四十一年了，是潮劇最負盛名的老旦，曾到泰國、越南、馬來亞一帶演出過。蔡老說：洪妙在「蘇六娘」一劇中扮演乳娘，唱做俱佳，並盛讚這個戲之所以動人，是因爲它來自生活。蔡老說：像「蘇六娘」這樣的戲，說它是世界上第一流作品也無愧色，特別是第四場劇情緊湊，青年演員姚璇秋的表演也十分動人。

蔡老對着洪妙說：你是我們潮州的寶貝，希望教導年輕的一代，也包括我蔡楚生在內。

「蘇六娘」演到諷刺「貞節坊」

一個告老的潮劇藝人

林紫

汕頭市潮劇聯合辦事處於一九五五年創設了「藝人療養所」，讓各潮劇團有病的老藝人住所療養，那裏還住着幾個告老退休的藝人。我所要介紹的是其中一位曾在潮劇界馳譽一時的名老丑金焰。他本來是怡梨劇團藝人，今年七十多歲了。

金焰，這個光緒十一年出世，九歲賣身進戲班的老藝人，六十多年來一直過着戲曲生涯。他到過泰國、馬來亞、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亞等地。他演的是丑角，他的風趣，語言藝術，贏得了很高的聲譽。過去，潮劇老丑的道白往往不受劇本的限制，他能根據劇情的需要編造豐富的、生活氣息濃厚的語言來表達人物的性格。著名的尼姑丑、悅丑以至金焰，就是這樣博得觀衆的喜愛的。

那天，我去訪問這位老藝人，走進他的房子，他正在吃午飯，桌上放着一個小炭爐，燒着一鍋熱騰騰的鮮松魚。我坐在桌邊他的鋪蓋上，和他攀談。我看見他的帳被全是新的，老人很敏感地告訴我說：「蚊帳和棉被

亭不像亭、唐不像唐的時候，蔡老說他笑到肚子痛了，眞是充滿了生活氣息。他認爲這部分還可以補充，以便刻劃得更深刻些。

從劇情談到洪妙現在的生活。洪妙喜悅地說：這幾年來，我家裏蓋了屋子，添子又添孫了。蔡老追問一句：「是你老人家添了貴子嗎？」「是啊！」——洪妙的回答逗得蔡老笑了，大家也笑了。

蔡楚生是中央電影局的副局長，於是話題轉入他所關心的問題。他說：我建議把潮州戲的發展史拍成一部電影，可名之爲「藝海春秋」。從「父母無志氣，賣兒去做戲」起，描寫從前農村破產，父母無法養活子女而將自已親生骨肉賣給戲班做戲仔，受盡苦難，飽經風霜，遠涉重洋，在南洋各地飄泊賣藝和解放後開始新生活的故事。在這部電影裏，還可以穿揷潮州戲演出過的地方如泰國、東埔寨、安南、新加坡、馬來亞、蘇門答臘……等地的風光，此外還可以再加上一些「十八棱船廿四舟，二隻犀牛一隻溜」等鄉土掌故的題材，以加深人們的鄉思。蔡老又說：這個光榮的創作任務，最好由你們劇團來負主要的責任。

劇團的朋友聽了都非常興奮，歡迎這樣做法，老編劇家謝吟說：編「蘇六娘」劇本的時候，本來也有這般意圖。他說：從前曾把蔡老早期的電影劇本「迷途的羔羊」改編爲潮州戲，演出了三年多的時間，計有二百多場，很受觀衆歡迎。

蔡老備有照片禮物送給劇團的鄉親。當他在簽名題字的時候，主人陳曼雲忙着請大家吃點心，又搬了很多蔡老最近從歐洲帶回來的有趣的幻燈片給大家欣賞，這一切都給劇團鄉親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離別的時候，大家都是依依不捨。因爲劇團還有三個較好的短戲，蔡老還沒有看過，所以劇團的朋友再三邀請蔡老抽空去看看。蔡老很高興地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梅縣戲劇活動一斑

張學基

漢劇是梅縣人民喜愛的劇種。梅縣現有藝光、文光二個職業漢劇團，一個光明業餘漢劇團。藝光是由原有的國樂社、遣懷社合併組成的，由老藝人巫正基任團長。該團團員五十八人，其中老藝人有七人。後起之秀中有花旦梁素珍、龔秀珍。她們不論念、唱、做、舞都有一定成就。此外，少生曾謀的嗓子洪亮優美，極受觀衆喜愛。他們主演的「高文舉」「西廂記」「拾玉鐲」「鬧嚴府」等劇，叫座力很强。

幾年來該團曾多次遠赴江西、福建及潮汕各地演出，頗著聲譽。最近在梅城體育場的露天劇場（設有能容三千人的座位）演出二十一場，觀衆達五萬一千二百多人。由於劇團收入逐年增加，團員們的生活已日益改善。

文光漢劇團於一九五三年在松源成立，全團團員有五十八人，老藝人五人，其中蜚聲海內外的賽花女士（花旦），曾於一九一八年隨新天彩名班赴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演出四年多，當時她的拿手好戲「貴妃醉酒」「昭君和番」「鳳儀亭」「大香山」「金蓮戲叔」等，給僑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現在除仍照常登台表演外，並終日不倦地在培養年輕的演員。

該團去年曾遠赴閩贛兩省演出了三十多個優秀戲目。又參加了梅縣第一屆民間職業劇團會演大會，所演「十五貫」深得各界好評。

光明業餘漢劇團曾上演「何文秀」「借女冲喜」「棒打薄情郎」「蘆花記」等劇。

爲了整理漢劇的傳統優秀劇目，使漢劇劇目「百花齊放」，政府現已決定抽調各劇團的老藝人，來集中從事整理工作。

線劇是「提線木偶劇」的簡稱。六年前政府將過去的「樂堯天」「奏吉祥」二個名班的優秀藝人集合組成「梅縣民藝線劇團」。

民藝現有團員二十八人，由謝亞發任團長。幾年來該團在保持木偶戲的獨特風格和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對劇的內容、操縱技術、人物形象的塑造、服裝以及燈光等方面都作了很多改進。過去戲台原只有七八尺寬，舞台裝置僅有「出將」「入相」二個門和一些簡單的桌椅，但現在台面，已擴展至一丈五尺，木偶人物有了更充分活動的餘地。加上舞台設有與戲劇主題有關的佈景，採用了擴音器和幻燈說明，一場木偶戲已可容納三四千人同時視聽了。這就大大擴大了木偶戲的演出效果。

民藝劇團曾先後派出七個團員，出席蘇聯木偶專家奧布拉茲卓夫訪華時在廣州舉行的文藝界座談會，參觀捷克斯洛伐克的木偶展覽會。去年春又派代表參加出席全國木偶戲、皮影戲觀摩會演大會的廣東代表團。爲了適應兒童的興趣，該團特編製童話劇「選舉勞動英雄」「三個小寶貝」「兎子判官」等劇目，並以牛、羊、馬、狼、鳥類等各種動物充當劇中的角色，借物喻人，極有趣味，又容易了解，很受兒童歡迎。

都是文教辦公室送來的。」

這個老藝人的身世，我過去就聽說過了。他的獨子和媳婦在抗日戰爭初期就被日本兵殺死了，他的妻子死於一九四三年的大饑荒。從此，這個老藝人便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骨肉。如果在舊社會，這個老藝人的晚年境遇，將是如何的悲慘呵。現在，他過着的是這樣安樂的晚年，這樣幸福的生活。你聽聽他的親切而激動的話吧：「老林呵，我的晚年是過得這樣舒適。我有了個溫暖的家。青年藝人對我又是像父輩一樣尊敬。有時還給我送來茶葉、補酒哩。我如今是食安、坐安、玩安、睡安，這樣的好日子，還是讓我多活幾個年頭吧。」

老人往往懷念着他的許多散處在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地的老哥弟們，他激動地喚着他們的名字，回憶着友誼。他是多麼渴望着有一天，他的老哥弟們能到這間屋子裏來，和他泡泡工夫茶，促膝談心。

老人常常要和我談起南洋的生活，談起華僑對於戲曲的熱愛。他說：有一次，在東埔寨的一個山芭裏，居住在這裏的五十多個華僑請他們的戲班去演出，他說華僑就常常從戲曲中滿足對祖國的懷念。

我和這位告老的藝人談了半天，我被他的樂觀、豪爽的精神所感染，當我告辭出來的時候，我的心情十分愉快，滿懷盈溢着豐富的幸福之感。



閩西人民喜愛的漢劇

漣波

漢劇是我國古老的優秀劇種之一，一向流行在湖北、河南一帶。但因它流傳到閩西的年代已久，和閩西人民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據說，閩西民間流行的許多小調、小戲，如「賣雜貨」、「補缸」、「姑嫂觀燈」、「打花鼓」等就是從漢劇演變來的。現在閩西一帶的農民有很多人都能說一些娓娓動聽的漢戲、戲文。漢劇在閩西已成爲一種羣衆所喜愛的地方劇了。

閩西漢劇起於何時？

漢劇究竟是何時流傳到閩西來的，目前還找不到可靠的歷史資料。據龍岩漢劇團七十七歲的老藝人陳來順說：早在二百多年前，廣西的「西案班」來到廣東，便在廣東發展起來；以後河南的「老三多」班也到了廣東，因爲是從外面來的，又稱爲「外江班」，年代一久，「西秦」與「外江」漸漸混爲一體了。閩西和粵東毗鄰，廣東的戲班子經常到閩西的永定、上杭、龍岩一帶演出，擁有大量的觀衆。以後，廣東的班子以「老三多」爲骨幹，吸收了閩西地方小劇團的優秀演員，又成立了「榮天彩」、「新天彩」、「老福盛」等戲班子，加上「老三多」，便成立了「四大班」。「四大班」在龍岩教了一些業餘的漢劇班，稱爲「子弟班」。五十年前，龍岩在「子弟班」的基礎上，成立了第一個職業漢劇團，名爲「樂園春」。以後先後成立的各個漢劇班子有：「福寶順」、「新舞台」、「高天彩」、「新寶華」、「新樂天」、「三餘劇社」、「合作劇社」、「龍汀劇社」等。閩西其他縣也曾建立職業漢劇班，如永定的「榮福順」、「新梅花」、「新三多」、「新金華」；上杭的「順香」、「賽桃源」；連城的「三陽春」、「榮德盛」；漳平的「新開華」等。

閩西漢劇的盛衰

清末民初是閩西漢劇最繁榮的時期，龍岩各鄉村經常有十多個班子流動演出，龍岩的「新舞台」還曾遠渡南洋演出過，受到海外僑胞的熱烈歡迎。現在龍岩漢劇團的老藝人蔡邁三（小生）、郭連壽（琴師），就是當時「新舞台」的演員。目前漢劇老藝人能回憶起的閩西漢劇班，就有五十多個。抗戰前，漢劇班在農村發展很快，據說光湖邦一區，在同一時期就曾有過十二個漢劇班。

抗戰開始後，閩西漢劇曾走過一段下坡路，許多劇團相繼解散，藝人們也都棄藝種田，或做小販，農村中的漢劇「子弟班」一個個關門，老藝人們也都流離失所，粵東著名的藍衫(男旦角)理和，便是在當時因生活所迫而自殺的。

百花齊放閩西漢劇慶新生

解放後，在「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照耀下，閩西漢劇才又走上了新生的道路，閩西的漢劇藝人們，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羣聲漢劇團」，這便是今天經常活躍在閩西、粵東一帶的「龍岩漢劇團」。在閩西農村中，許多業餘漢劇團也開始活躍起來了。閩西人民對於傳統優美的漢劇非常喜愛，如「洛陽失印」、「對綉鞋」、「斷家賫」、「搥宮門」等。特別對搬演本地民間傳說的漢劇　如「廣東案」（七尸八命）、「安溪案」、「揭陽案」、「武平案」等，他們更加喜愛。

閩西的漢劇藝術，經過長期的充實、提煉，已日臻完備和優美。它除了像京劇一樣，是把演技、舞蹈、音樂、美術、文學等各種藝術融合起來的綜合藝術外，無論在表演藝術，舞台音樂、唱腔上都有着漢劇的獨特風格。如漢劇中紅臉是用鼻音假嗓唱法，還在其他劇種中却少見。同時，儘管漢劇用的是大鑼，但它並不給人以噪雜的感覺，相反的大鑼使漢劇音樂更清新、明朗和更富於節奏感。漢劇的曲牌也很多，原有數百種，但至今已有許多失傳了。據不完全的統計，目前也還有五、六十種。近幾年來，閩西漢劇有了很大的提高，不獨揚棄了一些糟粕，澄清了舞台形象，而且原有的優良傳統也得到進一步的發揚，並在不斷的發展中。

淺談昆蘇劇

鄒大慈

昆劇原名「昆曲」，是一個古老劇種，它有四百多年歷史，在明朝初年，南曲戲文就很興盛，它代替了元曲的地位，後來南曲逐漸分化成幾個支流，到了嘉靖年間，昆山人魏良輔改革了南曲的絃索官腔，溶合了三腔之長，開始用笛子伴奏，創造了「昆山腔」。後來，又有梁辰魚擅長詞曲，首作昆曲「浣紗記」採用新腔演唱，從此奠定了舞台的規範，豐富了樂曲的演奏。排塲一新，最爲士大夫階級所欣賞，開始流傳到了各地，又結合各地語言生活，起了一些變化，成爲地方劇種。如「湘昆」、「川昆」、「京昆」（即現在的北昆）等支流。

昆曲的牌子有三千多個，每一折戲要用一套的曲子，塡詞用字要分四聲陰陽，樂律非常嚴格，文

閩劇和幾個閩劇老藝人

陳慎言

閩劇發源在福建閩侯一帶，普通叫做福州戲，是用福州方言演唱的，流行於福州語系閩海十縣。

閩劇的前身，「儒林」，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它是混合「江湖」、「平講」和外來的徽調而形成的，俗呼儒家班。最初的曲調，多由童謠、民歌和俗曲發展起來，後來揉合了閩南傀儡戲四美調，到了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公元一八五一——一八七四）人民對於摻雜徽調的江湖調，漸覺不滿，創造一種新的戲曲，因此產生「平講班」，著名劇目有「紫玉釵」「墻間祭」等，詞曲雅潔而通俗，曲調有了「逗腔」和當地「反二簧」。俗稱「三下響」，（即揚歌、逗腔和徽調）富有地方戲的色彩。

到了一九一六年，在福州的徽班京班漸漸沒落，一部分徽班和京班藝人加入平講班，於是它脫離了民間小戲的形式，漸漸形成了城市大戲，不只演「林子利買豬」等類小戲，經常還演出徽、京班大本戲。為了營業關係，專注重台上燈光、佈景和神話的劇目，充滿海派氣味，原有閩劇的優點，頓形減色。

一九五〇年，文化部門為了澄清上演劇目混亂，組織閩劇的老藝人，發掘古典而優秀的劇目，「起轎膠」、「白扇記」、「釵頭鳳」等，都由舊劇本整理出來，共有十多種。而老藝人鄭奕奏、李銘玉、林芝芳，都成了承先啓後，發掘舊劇的中心人物。

鄭奕奏在十二歲就入福州善傳奇閩劇班學藝，專攻青衣，對劇中人物性格感情能刻劃入微，創造出許多不同人物的形象，如「黛玉葬花」中的林黛玉，「百蝶香紫扇」中的林英，都給觀衆極深的印象。他的台步極穩，道白清晰，唱工咬字準確，輕重有別，富有感情，初次登台，就得到觀衆讚揚，他主演的「黛玉葬花」一劇，共演三年，場場滿座。足見他藝術的深湛。相隔三十多年，現在偶一出演，仍是場場滿座。他除演戲、排戲、整理劇本外，還担任福建省閩劇實驗劇團藝術研究委員會主任，努力教育下一代，極力獎誘後輩，福建各閩劇團的主要演員、導演，很多是他教練出來的，他常對人說：「我已經五十四歲，登台的日子，一天少一天，我要把我數十年學戲所得的一點淺薄知識，教給下一代，希望他們青出於藍，能把閩劇精華，發揚光大起來。他雖是閩劇老前輩，對後輩極謙虛。每排一齣新劇，要向各方面請教，徵求大家意見和批評。他極受閩劇界愛戴，被稱為閩劇界中泰山北斗。



民聲漢劇團演出的「搜書院」

李銘玉，十一歲入閩班協民社學戲，專演生角，十四歲登台演出「白鷄記」就能體會劇情，演得非常細膩，甚得班主重視。十六歲出藝，在賽樂演出「蘇佩之」能掌握劇中人物性格，富有感情，大博觀衆歡迎，不到一年因為演戲勞累而倒了嗓；嗓聲雖然失潤，但是他的台步做工，在閩戲生角裏，還是一時無兩，每次登台，仍是滿座。一九五一年他加入福州市戲劇研究班，對古本閩劇發掘很多，不久嗓音恢復被選為閩劇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福建省第一屆各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一九五二年參加全國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演出「釵頭鳳」中的陸游，獲一等演員獎，他對整理舊劇目，最為努力。

林芝芳，十歲在善傳奇班學藝，工彩旦，青衣，十一歲即任主角，演「竇氏女」中竇淑嬌、「沉香秘書樓」中嚴蘭貞等角色，都能體會劇情，掌握劇中人物性格，運嗓行腔，自成一家，在當時已極得觀衆讚賞。十六歲出藝加入三賽樂，由於他不斷的努力鑽研，在藝術上達到更高的成就。一九五二年加入閩協劇團，担任導演，善於改革，導演了許多富有教育意義的新舊劇目，閩劇界中很多男女優秀演員都由他培養出來。在老一輩的藝人中，他算是最年輕的，現在也四十平頭了。

字特別典雅，因此造成了觀衆感受力的局限性，這說明了昆曲為士大夫階級由欣賞而佔有以後，也就與勞動人民有了一定的距離。雖然大家知道昆曲有載歌載舞的優美表演，可是由於文字艱澀難懂，樂曲不易感受，終於挽救不了它的湮沒刼運，到了乾隆年間以京腔、秦腔、梆子腔、羅羅腔等所組成的「花部」出現以後，昆曲就開始衰退，到了四大徽班入京，皮黃異軍突起，昆曲竟至無人問津了。

歡喜昆曲的人，覺得是廣陵絕響，很為可惜，到了一九二〇年八月，穆藕初先生在蘇州創辦了昆曲傳習所，招收了六十多個青年，聘了許多教師分科教授。當時的青年子弟們，就是現在的周傳瑛、王傳淞、包傳鐸、周傳錚這些老藝人，他們學了五年以後，就在上海獻技，可是仍舊因為文字艱深，樂曲呆板，沒有廣大的觀衆，依舊擺脫不了窮困，流浪在杭嘉湖地區。解放後，才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偉大號召下抬了頭，昆曲漸為愛好戲曲的人們所注意，一九五三年為了紀念洪升先生逝世二百五十年，排出了「長生殿」以後，該團受浙江省培養為民營公助的重點劇團，去年排出了「十五貫」受到滬杭人民的讚美，轉入國營後，去北京彙報演出，昆劇竟獲得全國知名，「十五貫」被譽為昆劇改革的良好典型。

蘇劇就是蘇灘，比較年青，原是清朝中葉的民間歌曲，起先只是在堂會中清唱，搬上舞台，才不過四五十年的事。它的曲調也很豐富，有許多調子很柔媚動聽，長於抒情的描寫，有很多劇種採用了蘇灘曲調，如婺劇、贛劇，都會保留有這些調子，很受觀衆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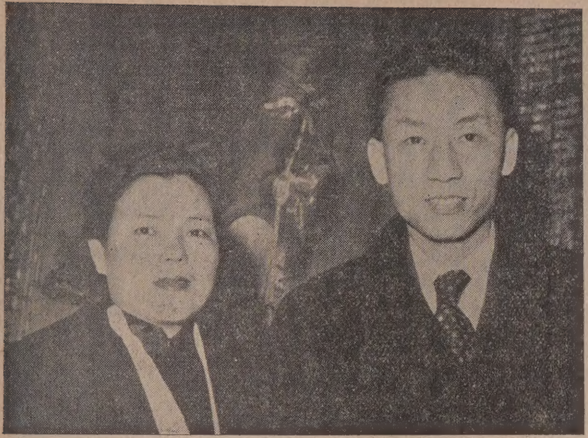
昆曲是產生於昆山，盛行於長洲（即今蘇州），有許多角色還是用蘇白。蘇灘更是蘇州土生土長，所以昆劇、蘇劇的唱和念，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可以並存的，浙江昆蘇劇團是兼收並蓄，擁有兩個劇種的組織。

作為妻子眼中的得獎導演—李晨風

李月清

放下筆桿有廿多年了，如今再執起它，總覺得它很不聽指揮。筆，像與我成了陌生的朋友。

朋友們閒聊時候，常跟我說：李晨風先生的「春」兩次得獎，妳做他妻子的，一定很清楚他對這兩次得獎的欣喜情形和感想，為什麼不跟我們談談呢？有一位朋友甚至希望我在報刊上給寫一點關於李先生的事情。寫我的丈夫？這是很難以下筆的！



得獎導演李晨風和本文作者李月清夫婦

我愛「鼓氣袋」夠老實

我和秉權（李晨風的書名）結婚已有廿四年的歷史，現在最大的兒子已有廿多歲了。說實話，我們相處的時候越長久，我對他的了解就越深刻，他的性格沉實，不苟言笑，做事認真。當時我跟他結婚亦完全因為他夠老實和對人誠懇。很多人說：與李晨風坐上一天，可能只談得四、五句話。不錯，秉權很愛深思，無論在任何地方，任何環境，他都很容易陷入沉思的境界，有時他的眼睛在盯着你說話，可是他却一點兒也不知你在說什麼的；所以有人給他一個花號叫「鼓氣袋」。

我倆的認識是在十餘歲時，大家同在「歐陽予倩戲劇學院」裏做學生，我們不在一起上課，男女分班。但由於性格相投，我倆却很自然的愛上了。有人反對我倆的戀愛，為的是兩人都姓「李」；同姓聯婚在當時是不被許可的，可是我們不理任何人的反對，終於結婚。

秉權對於寫作有一種特別濃郁的興趣。在電影事業尚未十分發達的時候，我和他都是演話劇的，在那個時候他就常常寫劇本。計算起來，到現在寫成的劇本已有八十多部。他每完成一個劇本，必定經過五、六次的修改，和不下十多次的討論。同時，他很喜歡把自己寫成的劇本給行家看，朋友看，徵求別人的意見。雖然，他所寫的劇本未必本本都是很好的貨色，但看到他對寫作那種認眞態度，却不能不使我佩服。

大橈子權作寫字檯

有很多作家表示，寫作時一定要有幽靜的生活環境，和舒服的工作設備。但是秉權却一點也不計較這些，當我們尚未搬進現在居住的又一村新居之前，住在人烟稠密的廣東道一幢舊式的樓宇，擠着大大小小一家人，嘈嘈吵吵，說說笑笑自然是免不了的事；那時候秉權的作品亦很多，一切聲浪都不妨碍他安靜的埋頭寫作。曾經有過好幾次，大兒子在他的寫字枱上寫東西，他看見兒子在埋頭工作，不便驚擾，自己倒搬了一張大橈當桌子，坐在另一張小橈上把稿紙和一切參考的東西攤開來就動筆了，這樣由下午四時寫至翌晨四時，足足十二小時才離開那兩張橈子，並不足為怪。他對寫作環境從來不作任何選擇，我

北京電影演員們在做些什麼事？

劉柳·方輝

北京電影劇團演員的成員，除部份從事影片生產任務外，大部份演員經常通過舞台實踐來鍛鍊自己，提高業務水平。去年一年中，該團曾排練過：「白衣兇手」、「歸來」、「姐妹倆」、「保衛幹事」、「家務」等十個獨幕話劇，並進行了北京市各個機關、學院、部隊的招待演出，這樣就不至於使沒有參加影片生產的演員荒廢了光陰。同時劇團還有部份人經常搞一些社會活動，比如去廣播電台錄音，到學校、工廠、機關去朗誦節目，同時還幫助工廠、學校建立朗誦組或者作輔導業餘文娛活動。

最近數月中，北京電影演員劇團先後排練了大型舞台劇：「五四」以來的優秀劇目，曹禺先生名著「日出」、「家」等。李景波、丁多、陳懷凱和巴鴻分別担任導演。「日出」中角色扮演者：潘月亭由李景波飾，方達生由趙聯飾，顧八奶奶由凌元飾，黑三由李林飾。「家」中瑞珏由名演

也從不用對他準備或安排些什麼吃的、用的東西。寫劇本的時間沒有規定，每天從外面一回來便拿起紙筆在寫，除了吃飯之外，極少想到別的事情，那專一的工作態度，可以說是他為人特性之一。

完成一個劇本，由故事，分場到寫對白，需要三個月的時間，他不斷地修改、加工，而他所導演的戲，大多是由他自己寫劇本的，原因是自己寫劇本自己導演比較深入和了解，對一個戲有了深入的認識，這樣工作起來會便利得多。

讓大影分享國家給予的榮譽

「春」的工作，並沒有比其他的影片有什麼顯著的分別，劇本亦是三個月完成，拍攝的時候亦跟普通片差不多。不過他對巴金筆下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人物很有研究，而且對其中有些人物是特殊的喜愛，所以當他着手改編「春」的時候，就懷着萬二分的熱情。這次「春」片連得兩次奬（北京日報舉辦和文化部舉辦的）他會表示這並不是他個人的成功，主要是大影兒衷誠的合作和原著精神上的完整。他認為吳楚帆實在演得太好了，當他知道「春」、「秋」入選為一九五六年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這個消息時，他實在興奮極了，但他曾對我說這次得奬，我只是百多工作人員之一，我得到的榮譽和任何一個工作人員一樣。後來文化部又選出「春」為最佳影片之一，一向沉靜不苟言笑的他，也不免一下子樂得春風滿面。但我知道，他不會以此自滿自傲，他時常都說很感謝祖國給他的榮譽，和鼓舞，今後要繼續加倍努力去工作和學習。

戲院裡鬧笑話的故事

除了寫劇本和幹導演工作之外，秉權還很喜歡演戲，常常參加話劇表演和電影演出。他還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很喜歡攝影，每當一部好的影片上映，他必連看上四、五次，還帶了照相機入戲院獵取銀幕上的鏡頭，拍好後還很細心的把每一部片的照片貼好，計算起來，他的所謂「傑作」眞不下六、七本相簿之多。據他自己說，拍照除了興趣之外，其次就是欲學習別人的鏡頭處理手法。有一個笑話：會有一次他因為在座位上拍照阻了別人看戲的視線，那人阻止他繼續拍照，因此，以後他去拍照，便只好買前座角落裏的單邊位，為了拍照，他成了電影圈內人所共知的「前座客」。

我們沒有特別設書房，秉權的寫字枱也就放在睡房內，他喜歡看書，每次從外邊回來就夾着一大堆新書回來，所以我們的房內有一邊是專門陳列圖書的。白燕、梅綺、黃曼梨到我家白相，都說我們房內可以開一間圖書館，因為書架上什麼書都有：世界名著、暢銷小說、古典文學、民間故事、新舊劇種、影劇理論……差不多是萬有包羅。秉權愛他的書比什麼都甚，只要空閒下來，他就不願離寫字枱和書。對於畫，他也很感興趣，我們客廳上掛着一幅齊白石老人的近作，他就把它當瑰寶一樣地去愛護它。吳楚帆最近連連獲得幾幀吳昌碩、黃賓虹等的名家作品，秉權也是他們座上熱心鑑評和欣賞者之一。他說：收藏一些這樣的作品，該比什麼財寶都珍貴。



得奬片「春」的工作照：演員白燕和導演李晨風

員王人美和秦文飾，覺新由郭允秦飾。還有其他觀衆較熟悉的演員恕不一一介紹。這兩個劇目，為了更廣泛的和羣衆見面，曾應天津中國大戲院的邀請，去天津作較長期的旅行公演。

天津市各個角落，張貼着劇照和海報，各家報紙都不斷地刊載演出的消息。中國大戲院的四周，不論是白天、夜晚，都擠滿了購票的人潮。後台的化粧室和演員休息的地方，經常不斷地擁有少年兒童、工人、學生等的訪問。廣播電台的話筒，幾次出現在舞台進行實況錄音。每次演出終了時，雖然已是深夜，却得到觀衆熱情的獻花和要求多次謝幕。

現在北京電影演員劇團的部份演員已接了北影廠的三個影片攝製任務，這三個電影：「紅色風暴」由張水華、陳懷凱、謝鐵驪担任導演。「上海姑娘」由成蔭、任頴担任導演。「探親記」由謝添、桑弧担任導演。前兩部為彩色故事片。

除參加影片的演員外，其他演員正趕排田漢先生的大作「麗人行」。在這個戲排練的同時，北京電影演員劇團為了滿足觀衆的要求，將在本團劇場，進行「日出」和「家」兩個劇目的繼續公演。

崑·崙·影·片·在·海·外·的·影·響

彌堅

哭紅了眼睛的男女演員

一九四七年，崑崙影片「八千里路雲和月」在香港上映，上映之前，他們在利舞台招待影劇、新聞界參觀試片。被邀請的電影工作者很多，好些著名粵語片導演如盧敦、李鐵、楊工良、黃岱……及著名演員如吳楚帆、白燕、黃曼梨等等，都爲影片感動得流淚，散場之後，他們久久才抹乾哭紅了的眼睛，步出戲院。

那時候，有不少粵語電影工作者，每天下午，照例在香港大酒店樓下的茶廳上聚談，他們在那兒接工作，斟生意，有人把那兒稱爲「鱷魚潭」，風雅一些的就稱它做「影人茶座」。

「影人茶座」中，每天都有新鮮談話資料。就在「八千里路雲和月」試影的那一天，他們每一張茶桌上，不約而同，都是圍繞着這張出色的影片來發議論。他們可能是第一次接觸到「崑崙公司」這個名字，第一次看到這家公司的出品，他們正在爲這一張在當時看來是如此，到目前看來還是如此的：具有高度藝術價值與社會意義的作品而驚喜和震動。

人人看了感奮激動

那時候，在香港影壇上，正是個別人們在把戰前攝製不全的支離滅裂的膠片拿來欺騙觀衆的時候，把五七天之內草率完成，顚倒內容，腰斬分屍的作品拿來愚弄觀衆的時候，尤其是當某些人們正在趨騖於誨淫導邪，製作着「神怪」「肉感」的作品來汚辱觀衆的時候，驟然間，看到這出發於現實，直訴於生活，盡忠於藝術的作品，他們的感奮與激動之情是可以想像的。

一位製片人說：「看戲的時候，我哭了，看完了戲之後，在回家途上，我依然想哭。我說不出我心頭感激的情緒，我覺得在這樣的作品之前，我們一般製片、編導，應該慚愧，應該反省，應該想想人家是怎樣去對待器材，對待工作成員，對待觀衆，而我們又是怎樣的。」

百分之百的現實

這張片子在港公映之後，當然是獲得觀衆支持，和輿論稱許的。有一位影評人在某大報上寫着：「這部作品中，不用驚人的故事，不用曲折離奇的情節，一切的素材都是最平常不過，也是最生活不過的，明眼聰耳的人，沒有一個不感覺它表現的點點滴滴都是有百分之百的現實。」

影評又說：「導演史東山善於疏導小溝之水滙入川流，從一羣戲劇工作者微小的生活角度，透視了當時統治者們在抗戰時期和勝利以後一切黑暗現象的總的面貌。」

「一江春水」大爆院

自從有了「八千里路雲和月」這張片子，「崑崙」的標誌已深嵌在觀衆的腦海中，後此多時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在利舞台上映，那種「爆院」情形，就成爲必然的結果了。

另一張大報的影評欄，在當時這樣地寫道：「『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一首激越的史詩。誠如片目所示，它貫通了『八年離亂』，以迄『天亮前後』的一段悠長的歷史話題。對於時代的體溫和脈搏，它一如一個精細的護士，紀錄得十分週詳而可信。」

「新聞怨」小毛病改掉了

「新聞怨」上映，除了總的方面仍舊獲致極高評價之外，當時有人在報上提過一些小小意見，以爲：（一）爲了强調多妻風氣和男人不須重視貞操的舊傳統，影片開始不惜以多量膠片表現廖韻之幼年在家庭所受環境的影響，略嫌冗贅。（二）影片末尾，以何綠音的自殺來表現她的「心地窄，不够生活勇氣」，「受不了種種折磨和累積的痛苦」，是過分消極了的。這兩點意見可能是許多人的共同感覺，導演和製片人後來也加以修改了，所以往後在新印的拷貝中，我們就再挑不出上述這些毛病。

正因爲「新聞怨」揭示了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間在家庭中不斷發生的小悲劇，是此時此地依然很現實也很扼要的問題，所以它的重映對於海外觀衆仍然是有益的，足以發人深省的。

生活的鞭子和結子

「萬家燈火」在港初次上映的當時，其轟動情形，比諸「八千里路」和「一江春水」等片有過而無不及。很多本已重視崑崙作品的人，從此更加重視它，平時不注意它的，由於「萬」片在上映途中，各報好評潮湧，也爭着去買張票子入座看戲。一位影評人寫道：「影片不但寫出了生活的鞭子，也寫出了生活的結子，寫透了現實社會中，某一羣人是生活在衣食住十字架的重壓之下，雖是沉溺着，却在竭盡心血能力掙扎着向上昂起，某一羣人生活在罪惡的天堂中，雖則是浮流在社會的表面，其實則不過是人類的渣滓。」

對時代的靈敏觸覺

「麗人行」的攝製可能在「萬」片之前，但在海外上映，却是在「萬」片以後。很多觀衆喜愛章玉良、孟南、新羣，也同情友生，金妹、若英；他們並不以爲片中表現的時代已經遙遠了，或者和他的生活漠不相關了，正相反，他們由於自己過去的身歷，以及當前面對的環境，他們覺得所代表的時代風暴，以及反映在人民心眼中的那份對於時代風暴的觸覺，依然是十分靈敏的。

有一張報紙的影評欄，當時說過這樣的話：「麗人行故事末尾的歸趨，結束得相當圓活自然，應該死過的『死過』更生了，活不下去的也得忍死投向另一個生活的圈子去積極掙扎，所有進步的，與落後的，都結合在那個堅強的信仰裏。這樣的結論，比之崑崙公司前此若干作品，總是在片末保留『下個未了的問題』，是更加跨進一步了。」

帶來啓導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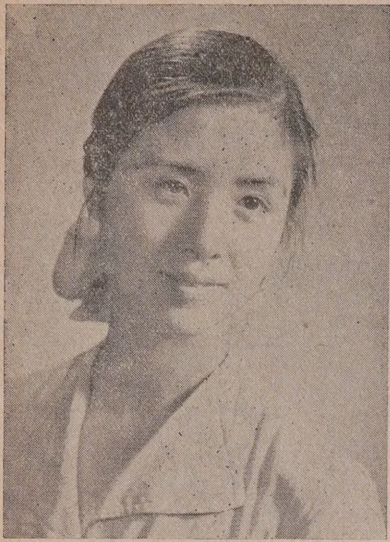
此外，崑崙影片還有「關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間」，「三毛流浪記」，「烏鴉與麻雀」等等，都已經先後在香港和海外各屬上映過。每一部作品出來，一定會在沉寂的影圈中泛起或大或小的波瀾，這正標誌着崑崙的製作路線和製作風氣，是澈頭澈尾在影響着海外的電影製作陣營，和一切觀衆，發揮它的啓導作用和激勵作用的。

觀衆珍視崑崙作品在藝術上，教育上的諸般成就。每部作品個別的看來，一部有一部的一定性的時代價值和社會作用，各部作品聯合的看來，尤其可以明快精闢地看到中國人民在解放鬥爭澈底勝利以前，那一派血淚淋漓的生活是過得如何酸辛慘痛的。

總之，崑崙的許多出品，儘管和現在事隔多年，但看起來，還一樣存在着它的時代精神，重溫它，一樣可以獲致一定性的益處。

訪趙丹的女兒趙青

鴻鳴



名演員趙丹的女兒趙青

趙丹有兩個孩子：男孩子在中學念書，小女兒常在家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趙丹還有一個大女兒（前妻葉露茜生的），她是中央實驗歌劇院舞劇演員，名叫趙青。

一天晚上，在北京天橋劇塲的後台上，我會見了趙青。她正在化裝室裏化裝，準備在「茶花女」中跳西班牙舞。趙青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一對淺淺的笑起來很甜的酒渦和一個窈窕的身段。她今年才二十一歲，眞像是一朵春天的鮮花。

趙青一九五六年八月曾隨中國藝術代表團訪問智利、烏拉圭、巴西、秘魯等南美國家，直至今年四月間才回來。現在她除了參加「茶花女」歌劇的演出外，還正在排練大型舞劇「寶蓮燈」，在這個舞劇裏，趙青扮演主角沉香。「寶蓮燈」是中國優秀傳統劇目之一，從唐代起就流傳到現在，過去京劇、越劇也會上演過這樣的劇目，但排成大型舞劇公演，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個舞劇從今年四月就開始排練，預計七月間就可以排好了。當時，我曾這樣想，趙丹和黃宗英都是中國著名的電影演員，趙青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裏，受到父母這樣大的影響，她爲什麼不去學拍電影呢？這樣，我就把問題向她提出來。想不到她很俏皮地回答：爲什麼一定要學拍電影而不能學別的呢？她接着解釋說：其實我喜歡舞蹈純粹是出於個人興趣的。抗日戰爭時，我年紀還很小，父親到新疆去，而我一直是留在上海，住在外婆家裏。外婆很愛我，常帶我到「蘭心」大劇院看舞蹈、舞劇。那個時候「蘭心」大劇院常有許多外國舞蹈團在那裏公演。因此，從小我就對舞蹈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九五一年暑假初中畢業後，我就確定自已學舞蹈了。

趙青原是葉露茜生的。自從趙丹和黃宗英結婚後，她一直和他們住在一起。趙丹和黃宗英對趙青的成長是非常關懷的，尤其是黃宗英。當她知道趙青喜歡學習舞蹈的時候，就到處奔跑爲她找老師，同時特地買了一個鋼琴使趙青在業餘時間靜靜地在家裏學習。有空的時候，黃宗英和趙丹，還就他們個人的體會，向趙青講述在舞台上如何表現一個人的形象，和表達一個演員的內心感情。直到一九五二年趙青到北京學習舞蹈之後，他們的父母還常來信了解她的學習情況……。她回憶這些事情的時候，臉上不時流露幸福和愉快的微笑。

「每年暑假你都回上海嗎！」我問他。她說：從一九五二年離開上海到現在，我只回過一次。因爲一九五三、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都正巧是出國訪問演出。第一次是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三次是在波蘭參加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和去南美等國家作巡迴演出。

不久以前，趙丹和黃宗英到北京來參加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成立時，會特地邀請我國著名的京劇演員筱翠花（于連泉）敎趙青的中國古典舞蹈。目前趙青每周都要抽出八小時的業餘時間來，到于先生那兒去學習。

廣東農村的電影

萬里

「今晚又放電影了！」這消息傳遍了全鄉。辛苦了一天的人們，忘記了疲勞，吃過晚飯，帶着小孩，攙着老人，到空地上看電影去了。空地上用磚塊疊起了圍牆，青年小伙子幫助放映隊搭銀幕、賣票、維持秩序。於是大家坐定，一面看電影、一面聽放映員用廣東方言解釋影片內容。

看電影已經成了廣東農村文化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項目。廣東一百多個縣，從一九五三年起，都有了自已固定的放映隊，經常在所在縣屬下各鄉巡迴放電影。到去年爲止，梅縣、台山都增加到四個隊，樂會也有兩個隊。住在廣東農村的人們每年至少有十次機會看到電影。

放映隊給農村帶來了各種新的影片。有科學敎育片，有緊張激烈的戰鬥片，也有纏綿婉惻的愛情片，如「梁山伯與祝英台」、「天仙配」等等。影片，給農村帶來新的知識和力量。如科學敎育片「根治三化螟虫」給大家闡明了螟虫的產生和根除的辦法；表現克服困難的剛强意志和智慧的「智取華山」，放映的時候，正當廣東去年旱災，觀衆看了之後，增强了抗旱的信心。舞台紀錄片「秦香蓮」啓發了一些農村婦女，起來爭取婦女應有的地位和尊嚴。

爲了讓廣東農村居民更好地看電影，電影部門準備把一些片子用粵語配音，並多放像「搜書院」這樣的粵語片。在一九五七年的放映計劃中，將要讓少數還沒有放映隊去過的偏僻地區，其中包括一些療養院、礦山、小漁島等等，都能看到電影，並提出要特別照顧邊海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和僑鄉。

歷史上的包公

蔣星煜



銀幕上的包公

從元人雜劇到現在各種地方戲曲，很多劇目中都有包公出場，而且都是作爲正義的象徵來塑造這一個歷史人物的；因此就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歷史上的包公是不是眞的這樣正直這樣智慧呢？本文就從這個角度介紹一下歷史上的包公的精神面貌。

包公，名拯，字希仁，北宋咸平二年（九九九年）生於廬州合肥。現在合肥城南郊有一大片蓮池，地名香花墩，就是包公當年出生之處。

包公是天聖五年（一〇二七年）中的進士。第一次做行政官員是南京對江的天長縣知縣。有一個農民因爲自己的耕牛被人偷割去了舌頭，心裏很担心牛養不活，同時也很憤慨於有人會下這種毒手，就到縣裏來訴寃。包公碰到這個案子，覺得要破案頗不容易，幾經考慮，才定出了一條妙計。他想這明明是仇家存心害人的，那末說不定還不肯就此甘休，於是對那個來訴寃的農民說：「你不要聲張，回到家裏把牛殺了就是，我自有辦法破案。」那個農民覺得知縣說的話非常奇怪，但是又不敢違抗，雖然半信半疑，還是回到家裏把牛殺了。原來當時的法律明確規定私宰耕牛要犯罪的，而事情也確如包公所設想的那樣，眞的有人在處心積慮陷害這個農民的。偷割牛舌的人還不知自己的陰謀已被包公所料到，居然還到縣裏來告發私宰耕牛的事件。包公估計這個人很可能就是割牛舌的人，劈頭就問他道：「爲什麼先割了別人耕牛的舌頭，現在又來告狀呢！」那個人看看抵賴不掉，便承認了罪行。

後來包公升任爲端州（在廣東）知州，這時監獄裏關了七個案情重大的犯人，罪狀已調查淸楚，並且已經判決，等待執行刑罰，聽說負責復查案情的提刑司立卽要到端州來，包公覺得能復查一下當然更不會出差錯，因此很高興，那知提刑司深恐自已對這案件要負責任，故意轉到別處去了，根本沒有到端州來。端州的鄰邑春州捉了許多人犯，關了二百多天之久，這裏面有四五個人要處死，充軍的更多。包公原以爲提刑司要去了解案情，並且親自審問的，結果也沒有，包公很担心這一大羣人中不會沒有寃枉的人，但是旣然提刑司又不去，那末連一個伸訴的機會也得不到了。於是他就上奏疏，建議凡是有判死刑五人以上的案件，或是把人犯關了很久而沒有判決的，提刑司都應該親自加以審問。

端州出產一種精細的石料，可以用來做硯台，水墨不容易被吸乾，稱爲端硯，是出名的特產。每年都要進貢一定數量，以前的知州向民間需索得很多，往往超過進貢額數十倍，拿來送給京城裏的權貴顯要，藉以聯絡。包公不許比進貢額多需索一塊，對於權貴顯要則一律不送。包公做了一任端州知州，在他調京時候，行囊裏面一塊端硯都沒有，可見他的廉潔。

廬州是包公的故鄉，包公也在這裏做過知府。他的親戚朋友們以爲從此有了大靠山，便在外面胡作亂爲，他的一個堂房舅父犯了法，包公絲毫不講私情，還命令下人捉了來，照規定用了笞刑。這一批親友們看看情勢不對，才老實起來。包公和所有的親戚故舊沒有一點兒私下接觸，甚至信也不通一封。興化寺裏面有一個和尙，法名仁岳，倒是包公的知音。仁岳也特別景仰包公，後來曾在興化寺旁邊蓋了一座包公祠。

至和二年（一〇五五年）包公還做過池州（現在安徽的貴池）知府，在任上他曾用銀盒子栽了一盒石菖蒲，送給宋仁宗。光緒版貴池縣誌卷一六職

官志中說包公「常辨江上浮尸與瘞僧寃，稱神明。」可惜缺乏詳細的記載。

包公聲勢最煊赫的時候在開封知府任上，那是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年）的事。剛剛接事，開封一帶便接連下了一個多月的雨，發生了嚴重的水災，倒塌掉的官府和民間的房屋總數有一萬間，開封城內一片汪洋，都用木筏做交通工具。包公研究了一下，知道單是大雨，還不至於淹成這般田地，主要是由於開封府一條最大的河道惠民河淤塞了，水宣泄不出去，於是泛濫成災。惠民河又是怎樣淤塞的呢？原來是那些大官和得寵的太監們造的孽，他們過着紙醉金迷的享樂生活還不滿足，又在惠民河畔築了各顯神奇的亭台樓榭，把惠民河切成一段一段，變成了他們私人的荷花池、養魚塘或遊舫的地方。包公爲了使惠民河能夠暢通，下令把這一些亭台樓榭全部拆毀。有的人還想作絕望的掙扎，拿了地契來，硬說某一段惠民河確屬於他個人私有的地界，結果包公非但沒有聽信這些謊言，而且清查了這些私改地契的行爲，一個個都依法懲辦。

開封府的陳規是由皂隸在大門外收受訴訟的狀詞，這樣有些皂隸就在中間弄花樣，受賄包攬或者從中作梗，包公覺得這樣對老百姓太不便利，於是規定在放告的時候大開正門，讓告狀的老百姓直接到達庭下陳述案情。這樣皂隸們就無所施其技倆了。

包公這樣鐵面無私，使顯貴和一般官吏都有所懼怕；不得不稍爲斂迹，開封城裏的社會風氣也有了些變化。有一個人到開封府來，請包公作主替他清理債務，包公起初以爲是賴債的，一問之下，事情恰恰相反：原來此人曾借白金一百兩，而現在債主已死，就還給債主的兒子，結果堅決不肯收，因此才到開封府來。包公派人把那個債主的兒子找來，問他爲何不收，答道：「據我所知，父親在世的時候並沒有借過白金一百兩給人家，因此我不能收。」包公覺得這話也有道理，也就不再勉强他收這筆白金了。

包公雖然嚴肅，對下屬却比較虛心，有什麽正確的意見，包公都能接受。開封府推官呂公孺是呂夷簡的小兒子，也是包公最得力的助手。一個强盜攔搶樵夫的柴，樵夫想奪回來，結果被强盜毆打成傷，事情鬧到開封府，包公一聽之下，便很激動地吩咐對强盜用笞刑，呂公孺趕緊攔阻了，對包公說：「搶東西而傷及主人，那就不止用笞刑了。」包公見呂公孺對法律很熟悉，而且不妄從上級，對他很賞識。後來包公調升其他官職，都把呂公孺帶着，作爲自己的一個智囊。

除了我們已經列舉過的一些官職之外，包公還做過瀛州（在現在河北的河間縣）府知府、揚州知府、江寧府知府等地方行政官員，做過知諫院、御史里行、御史、御史中丞等監察官員，也做過樞密使這種高級軍政官員。無論在那一個職位上，他始終愛民如子，嫉惡如仇，數十年如一日。當時民間就流行着「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諺語，把包拯的鐵面無私和民間神怪傳說中的閻羅王相提並論，甚至老太婆和小孩子也都知道包公是一個清官。又因爲包公不茍言笑，所以也有人說：「要看到包公面孔上的笑容比黃河清都要困難。」


影片「秦香蓮」中包公激烈鬥權貴

歷史人物的包公有着各方面的巨大貢獻，他在出使契丹時辦的外交就很出色，在劣勢之下還確保了宋朝的體面和利益。他對於鹽法和賦稅的改革也大大減輕了百姓的負担，改善了百姓的物質生活。但是這一些影響還都不如判斷寃獄和鬥爭權貴這樣直接，因此民間印象最深的也還是判斷寃獄和鬥爭權貴這兩方面的事情，在古典戲曲和各種地方戲中，也以反映包公的判斷寃獄和鬥爭權貴的題材爲主。

必須說明的，有些戲曲劇目是把包公的家鄉和官職都弄錯了，如茂腔「趙美蓉觀燈」中唱「老包家住臨淄境……」，紹興亂彈「壽堂」又把包公作爲歷城縣知縣，其實包公根本不是臨淄人，也沒有做過歷城縣知縣。

在戲曲中，包公自報龍圖閣大學士或龍圖閣待制的官銜。而歷史上包公曾有過天章閣待制和龍圖閣直學士的官銜，出入不算很大。

元人雜劇有「包待制陳州糶米」，一般包公戲中也說起包公從陳州放糧回來，這也是有些許事實根據的，包公對於當時陳州的旱災，的確會採取具體行動，予以救濟。在「孝肅包公奏議」一書中現還保存了「請免陳州添折現錢」的奏疏，當時陳州收賦稅每斗大小麥都折價現錢一百文繳納，而市價只售五十文，包公抨擊了這種苛刻的剝削。

包公在舞台上是個額上長了月牙的黑臉，因此很多人對於歷史人物包公的面容也頗感興趣。明代人黃金在「包公書院記」中說「至繪畫貌像則備極奇怪，今睹遺像，乃淸儁古雅，殊無異於人。」可見至遲到明代，已經有了許多關於包公的面貌的怪誕的傳說。現在合肥的包公祠中有一尊塑像，眞的也「殊無異於人」，面色白晰，再也不像舞台上的包公那樣滿面漆黑，甚至額角上長了月牙。

我覺得除了某些攙雜進來的神怪色彩或迷信成份以外，舞台上的包公的正直和智慧還是符合於歷史眞實的，和包公這個具體的歷史人物來比照的話，僅僅是有了一定的誇張和豐富而已。

海南瓊劇的今昔談

肖籌

記者到海口市的時候，廣東瓊劇團正在演出不久以前整理出來的三部傳統劇目——「賣胭脂」、「狗金釵」和「張文秀」。這是海南島瓊劇的一件盛事。瓊劇在廣東省四大劇種（粵劇、潮劇、漢劇、瓊劇）中居第二位，僅次於粵劇。愛好瓊劇的人們，除海口而外，尤其是歸僑、僑眷最集中的文昌、瓊東和樂會最多。黎族、苗族對瓊劇的愛好也不亞於漢人，瓊劇團一到，往觀者總是人山人海。

瓊劇和瓊劇藝人，也和其他地方戲一樣，有着一段慘痛的過去。以前，除了少數演員而外，一般演員的生活很不穩定，差不多有季節性。在春節前，他們放下鋤頭，紛紛找舊班主，於是組班唱戲，幾個月後，脫下戲服又回家生產。特別是在九月二十三華光誕辰的那一天，舊例演員可以自由脫離這個班到其他的班去，於是大班主重金招聘名演員，一個即使是規模較大的戲班，被拉去幾個名角後，也就得垮台，班解散了，其餘的演員也就衣食無着。存下來的戲班，因為盲目的流動演出，忽而都集中到這個縣市來，忽而又集中到那個縣市去，戲班一時太多，營業競爭的關係，班主收入受到影響，這種影響間接關係到藝人的生活。碰到好運氣的戲班，來到這個沒有人和它競爭的縣市，營業當然好，但他們却道好景不常，別的班會趕上來，為了在爭取更短的期間內賺更多的錢，趕着演出，於是偷工減料，不照劇本演劇，隨意增減唱詞，删改內容。於是形成了演「提綱戲」。所謂「劇本」只是若干「提綱」而已。舊有劇本逐漸散失。許多老藝人心血結晶的唱、做由是失傳。



瓊劇著名演員紅梅的劇照

近幾年來，自從實行了劇團登記以後，有條件的劇團開始穩定下來，不再垮台了；演員的生活受到保障；劇團按計劃巡迴演出，消滅了盲目集中的現象，劇團的收入也正常化。大量的劇本恢復起來了。從一九五四年就不演「提綱戲」了。

過去，普通演員收入低微，而叫座的名角有不少生活糜爛，嫖、賭、飲、吹都來。而演員大都出身貧民，從小就學戲，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以致不會寫自己的名字的也不少。現在，演員和樂師被尊稱為藝人，受到敬重，許多藝人一面排戲一面學文化。有五

「河南梆子」

魏鎮清

河南梆子，簡稱豫劇，是中國地方戲曲流行較廣的劇種之一。這個劇種遠在明初（一三六八年）就已經存在，到了乾隆（一七六三——一七九四）中葉，就在河南農村，盛行起來。

豫劇最初在豫西形成，在它搬上舞台以前，傳說叫做「地攤戲」，有四五個人就可唱起來，一個人兼唱好幾個角色，并兼管場面，三十年前在豫西一帶還有這種戲的遺迹。後來，隨着地域方言的差別，豫劇又發展成四個支派：鄭州以西的稱「西府調」；以開封為中心的稱「祥府調」；流行在商邱一帶的稱「豫東調」；流行南陽一帶的稱「南陽調」。它們之間的區別很微小，只是在唱腔上略有不同。豫劇形成的初期即與當地民間曲調密切結合，形式簡潔、活潑；唱腔、歌調接近民歌；表演上粗擴豪放，在粗線條的活動中，按照劇情的需要，又能呈現出對人物內心細緻入微的刻劃。

在一九一九年以前，河南梆子還很少有固定的演出劇場，經常在農村野外演出。演出的舞台設置也極為簡單，有時靠山用蓆箔搭成，台中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鋪一條草蓆（代替現在的台毯）就可唱起來，所以一般人稱之為「靠山戲」。在廟會演出

十年舞台的歷史、一九五六年海南戲曲觀摩會演獲得一等演員獎的王鳳梅，過去是文盲，現在已經能看劇本了。

近幾年來，各劇團努力培養女演員，現在已有二百多人了，男人唱旦角的已經爲數很少了。現在，有才能的演員，受到觀衆愛戴，被稱爲靑衣後起之秀、獲得一九五六年海南戲曲觀摩會演優秀演員獎的旦角王芙蓉，才不過有十八個月的舞台經驗而已。開始走紅的花旦和靑衣莫愛花，也只有一年多的藝齡。

一九五二年，廣東省戲曲改革委員會海南分會成立以來，瓊劇得到很大的發展。到目前爲止，已經發掘出傳統劇目七百多個，古老板腔和各種子曲五十多種。這七百多個劇目中，除歷史故事外，許多是海南民間傳說和眞人眞事，曾經拍攝爲舞台紀錄片的粵劇「搜書院」，最近要上京演出的「賣胭脂」、「張文秀」，就都是發生在海南島的眞人眞事。據老藝人說，瓊劇原有的板腔，至少有三十多種，後來，通常唱的只有二十九個板腔。不久，這三十多種板腔就將在老藝人的傳授下恢復過來。旦角的假嗓子也在恢復中，並且在積極恢復「武戲」。

武打戲（武戲）曾經很受過歡迎，名武生方文就紅遍南洋各地。民國二十年前後武戲大大衰落。最近，演員們也在練武功，南、北派都學，積極爲恢復武戲打下基礎。

此外，廣東省戲曲改革委員會海南分會還對瓊劇的化裝、服飾、佈景、音樂等方面做了一個改進工作。努力使瓊劇這朶藝術之花開得更繁盛，更艷麗。



崑劇

·慧卿·

崑曲是一個古老的劇種，有四百多年歷史，是我國歷史上優美的藝術形式之一。在明朝初年，南曲戲文興盛，代替了元曲的地位。後來南曲逐漸分化成幾個支流。在明末嘉靖年間，魏良輔改革了南曲，創造了新的演奏方法，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由於他是崑山人，故對人稱爲「崑曲」。

明末淸初，崑曲流行於崑山、蘇州一帶。淸代有一個四川巡撫，酷愛崑曲，上任時，帶了一班崑班。後來那位巡撫死了，這個戲班就在四川一帶演唱，形成現在的「川崑」。以後，又由南方流傳到北方，稱爲「京崑」。此外，湖南、廣東、江西的某些地區盛行崑曲。由於它的文字典雅，詞句艱深，跟勞動人民的生活有很大距離，只供少數人欣賞，所以以後就漸漸湮沒了。在民國初年，南方只剩下唯一的「全福班」，崑曲的壽命眞是不絕如縷。當時，幸而有一位崑曲愛好者穆藕初先生，在蘇州創辦了「崑曲傳習所」，徐凌雲先生和俞振飛的父親俞粟廬從旁襄助，招收了幾十個靑年學生，崑曲才不致成爲絕響。現在名聞全國的「十五貫」的崑劇演員，如周傳瑛（飾况鍾）、朱國樑（飾過於執）、王傳淞（飾婁阿鼠）等老藝人，就是該所的畢業生。



俞振飛(右)在崑劇「八陽」的演出

時，一般有「戲樓」，台口對着寺觀。一九二〇年起，開封的相國寺和鄭州的河北沿先後設置了蓆棚搭成的戲院子，河南梆子才從野台子戲發展到有固定的演出場所，同時也就從農村走入到城市了。在演出的設備上和演技上，也都逐漸有所提高。經過若干年的城市演出，更向外發展；現在它不但成爲河南、山東、陝西、河北、山西、甘肅、湖北、安徽等省的人民羣衆所熟悉熱愛的劇種，而且在上述各省裏的大、中城市都有了它固定的劇團和劇場經常演出。解放後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下，豫劇和其他兄弟劇種一樣，受到政府的重視及培植，有了發展，經常到上海、南京、廣州、北京、瀋陽等地演出。

河南梆子最初的演出形式及服裝、化裝都極爲簡單，男角從不擦粉，僅塗紅打眉，服裝多爲布質的，道具製作也十分粗糙。女角出場，多着小襖、束裙。自從進入城市以後，在自已傳統的基礎上，又大量吸收兄弟劇種的優秀部分，現在它無論是服裝設備，舞台裝置，化裝以及燈光、佈景的應用上都和其他兄弟劇種幷駕齊驅了。河南梆子是從農村裏生長、發展起來的，所以它的語言生動樸素，通俗易懂，充滿着豐富的羣衆語彙。河南梆子的劇目很多，不下千種。其中主要的是三國戲、瓦崗寨（隋末唐初農民起義的故事）、楊家將（宋代抵抗異族侵略的故事）、樊梨花的故事。解放後，許多傳統劇目經過整理加工，更加完美了。目前還有許多傳統劇目正在繼續發掘整理中。

鄉土信箱

回國升學及其他

編輯先生：

我是旅居在泰國東隆萬佛歲埠的一個華僑青年。自從貴刋創刋後，我就熱愛貴刋，一直就是貴刋的忠誠讀者之一。因爲貴刋抱爲華僑服務的宗旨。「鄉土」的內容每期都翔實地報導我們新生祖國的偉大成就，這是每個熱愛祖國的華僑所要知道的事物。「鄉土」就是我們海外華僑的橋樑，它把我們帶到祖國每一個角落去遊歷參觀。所以它是我們廣大華僑不能缺少的良伴，也就是我熱愛它的原因。

現在我有數點問題，敢勞先生答覆於貴信箱。

（一）我有一個結了婚的朋友，現年廿七歲，他打算與妻子一同回國升學或工作，是否會超齡？政府歡迎否？

（二）一元人民幣折合美金、港幣暹幣價值多少？

（三）請貴刋多登有關潮汕僑鄉消息及有關歸國僑生的生活照片。另希增闢一欄國內電影消息。

（四）關於介紹五份訂閱貴刋者，得免費贈閱貴刋半年或一年的辦法是否在當地總代理處訂閱同樣有效？

（五）托由貴刋代購書籍雜誌可以嗎，手續怎樣？

（六）香港有幾家完善的電影公司？

（七）勞編者猜弟有何程度？

讀者余清鴻上 五月一日

余清鴻君：

茲將你所提的幾個問題作覆如後。

（一）華僑回國升學或工作，我國政府是絕對歡迎的。這樣的年齡並不算是超齡。升學是要按實際的程度而定的。

（二）人民幣一元值港幣二元三角四分。港幣每元值美金一角五分九。港幣每元值叻幣五角四分。泰幣三百五十銖值港幣一百元。照此可以類推了。

（三）許多讀者都有同樣的要求。我們已先後增加這方面的材料，以後仍將不斷增加。

（四）這個權利只限於本刋的直接訂戶。

（五）本社可代讀者訂購在港可以買到的書籍雜誌。辦法是把書欵直接匯交本社代辦。

（六）有長城、鳳凰、新聯、中聯、光藝、華僑……等公司。

（六）你的程度和初中程度差不多。（艾）

·寶貴的意見·

編者先生：

……看到貴刋，內容、編排都很新穎，編者的匠心和插圖，尤爲值得讚揚。我第一次讀到貴刋，深覺這是在港出版的良好雜誌之一。茲以一讀者立場，提供數點意見，在一切條件可能情況下，希予採納：

（一）「半月鄉情」的各小標題，最好統一較好看。

（二）爲了圖片全部淸晰，倘能全用冲書紙最好。

（三）訂價如爲五角則更理想。

……

祝好！

本港一讀者 五月廿二日

本港一讀者君：

對你所提供的寶貴意見，我們十分感謝！我們的刋創辦時間還不算長，必然還有許多缺點，這些缺點正是我們要尋求克服的，同時更需關心本刋的讀者朋友們，經常不吝地給予我們多提意見，使本刋眞正成爲一本爲廣大讀者所喜愛的讀物。

你的意見，都是很寶貴的，我們衷心地接受了。正如你所說，在一切可能的條件下當力求革新改進，以副讀者朋友們的雅意。（艾）

簡覆

吡叻郭永章君：

（一）你定閱的書如果有寄失的，請開列期數給我們，我們馬上就給你補寄。

（二）你託買的「無線電數學」這本書，這裏可以買得到。每册定價二元。

（三）關於華僑歸國服務的事情，這裏的「香港中國旅行社」是有專門的部門替華僑服務的，如有不明瞭的問題，請你隨時寄信來問，我們樂於替你向該社詢問的，如果直接函詢該社也可以。

（四）在香港不可能買到人民幣，因爲人民幣是禁止出口的。返國時，可由此間中國銀行把外幣先匯進去，到深圳時可向該處中國銀行照匯值領取人民幣便行，一點麻煩也沒有。（艾）



編後記

因爲積壓了幾篇關於影劇的稿子，準備淸發一下，我們便有了組織一個「電影戲劇專輯」的小計劃。起先不過想抹出一定的篇幅，較多地容納一下就是，不料檢閱之下，覺得可用的稿子實在不少，加上臨時邀約朋友們所寫的幾篇較有時間性的東西，結果就迫得要把所有的篇幅都讓了出來。所以，這一期，除了卷首的「半月鄉情」，和卷末的「鄉土信箱」兩個專欄照舊保持原來的地位外，其他所有專欄都一律暫停和讀者相見了。甚至連顧仲彝先生所作「浙遊散記」的續稿都要挨到下一期才能繼續刋載，這是編者所引爲非常抱歉和不安的。但因此可眞變成「如假包換」的「影劇專輯」了，也許，對於偏愛個影劇的讀者說來，無寧反而會受到他們的歡迎。

夏夢女士是海外僑胞們所熟稔和愛護的電影演員，這次她因爲自己主演的影片「絕代佳人」受到我國文化部評選列爲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五年出品優秀影片之一，和其他四部港製影片（「一板之隔」、「一年之計」、「珠江淚」、「春」等）同獲國家的榮譽獎。她回國領獎，在北京逗留了一些時間，看到了許多平時不會看到的事物，也聽到許多平時不會聽到的事情，甚至還吃到許多平時所不會吃到的東西，趁她興致淋漓地歸來之後，我們邀請她寫了一篇「北京雜談」，用以獻給本刋讀者，相信有不少影迷是會以先覩爲快的。同時獲獎的香港電影工作者李晨風，影迷看過他不少的作品，但對於這位躲在銀幕後面的著名編導人卻必然還很陌生，我們特別邀請他的太太——也是著名的電影演員李月淸寫了一篇介紹的文章，從作爲妻子眼中這個凸出的角度來把他觀察一下，不知愛讀本刋的朋友們也覺得別有風趣嗎？

周璇女士是影迷忘不了的名星，她的歌喉存在聽衆的記憶裏一直是甜潤的。最近這位金嗓子從一病七年的醫院裏走了出來，回到米高峯前以一曲名歌和聽衆相見，在廣大觀衆喜慰歡迎之餘，本期余思鳳先生的「憶周璇」一文可能也爲大家所愛讀。

其他各篇，對若干重要的劇種或多或少都觸及一些，特別爲海外僑胞喜愛的粵劇、潮劇、漢劇……等，我們則給予較多的篇幅，那怕是個別的著名演員，我們也不憚煩詳細地去描劃她（他）。

當然，存在的缺點很多，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不吝指教。（其）



韜奮文集

布背紙面精裝・共分三卷

第一卷 $7.10　　第二卷 $8.60　　第三卷 $6.70

「韜奮文集」蒐集了生活書店創辦人、「生活」周刊主編、偉大的愛國者和民主鬥士鄒韜奮先生的主要著作，共分三卷出版。第一卷收集了韜奮先生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一年所寫的論文、雜感、隨筆一百六十四篇和他在「生活」周刊信箱欄和「大衆生活」等刊物中解答讀者來信的文章五十多篇。第二卷是遊記，包括「萍踪寄語」初集、二集、三集和「萍踪憶語」。第三卷是傳記性質的著作，收有「經歷」、「抗戰以來」、「患難餘生記」；另外還收有「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此外在第一卷裏還載有「韜奮年表」，各卷均附有關韜奮先生之生活照片、手蹟及他的著作和他所創辦刊物的照片等插圖，供讀者參考。

・港澳及海外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批發處：威靈頓街九號三樓　電話三七八三五・二四三〇六　門市部：大道中五四號二樓　電話二一三一四

香　港

南洋商業銀行

本行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存　款
甲種活期存款（用支票取款）　週息1.5%
乙種活期存款（憑存摺收付）　週息2.5%
定活兩便存款（憑存單付款）　有活期提取的便利，有定期利息的優厚。
存滿三個月週息3.%　六個月週息3.5%　九個月週息3.75%　一年週息4.%
定期存款（憑存單付款）　整存整付　六個月週息4.%　一年週息4.5%
零存整付

一、每月存入 81.56 一年到期本息共壹千元　四、每月存入壹百元一年到期本息共 1,226.14
二、每月存入 39.77 兩年到期本息共壹千元　五、每月存入壹百元兩年到期本息共 2,514.80
三、每月存入 25.72 三年到期本息共壹千元　六、每月存入壹百元三年到期本息共 3,888.53
（每月存入金額及擬定的期時提取本利金額均可由存戶自行決定，按照上列比例計算）

國內滙款 辦理電滙、票滙、信滙、旅行信用證**國內各省、市、縣、鎮、鄉、墟，均可直接通滙**，爲便利海外僑胞按月寄贍家費用，**特辦約期匯款**，凡在本行開立活期存戶者，可委託本行按月由存戶內提取交匯，手續更爲簡捷。

特設華僑服務部 接受僑胞委託、代辦存款、匯款、保管、投資，查詢一切事項，如承函詢，竭誠答覆。

外滙買賣、進出口押滙、放款、及一切銀行業務。

備有各項業務詳細章程
函索即寄

本行行址： 總　　行：香港畢打街 12 號
西區辦事處：香港文咸東街 135 號

電報掛號：0598